

《歐美研究》第三十二卷第三期 (民國九十一年九月), 499-566

©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諾曼第戰役期間德國防衛作戰之探討*

陳彬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E-Mail: cchen@eanovell.ea.sinica.edu.tw

摘要

在一九四三年德黑蘭會議上,美英蘇三國決定了對德國占領下的西歐實施登陸作戰。此項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兩棲登陸作戰,始於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D-Day)盟軍攻擊登陸法國諾曼第海岸。

儘管憑藉著先期戰場經營所構築的工事與陣地,德軍卻未能擊退盟軍登陸並阻止其向內陸突破。德軍防衛作戰無法有效遏阻盟軍攻勢的主要原因在於裝甲預備隊部署分散,未能在盟軍登陸的關鍵時刻發揮決定性影響。此外,居於絕對劣勢的海、空軍兵力、指揮系統混淆與缺乏彈性的作戰指導,均決定德國防衛作戰最後失敗的命運。

諾曼第之役不僅象徵著德國在西歐戰場上的失敗,更暴露出德軍的西部防線已瀕臨崩潰邊緣,巨大的戰爭耗損更使得德國在各戰場的作戰難以為繼,而逐步邁向敗亡之途。

關鍵詞：德黑蘭會議、兩棲登陸作戰、裝甲預備隊、作戰指導

* 本文為國科會贊助之專題計畫 (NSC 89-2411-H-001-083) 部分研究成果。
投稿日期：民國九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接受刊登日期：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九日。
責任校對：陳雪美、林鈺婷

壹、前言

一九四四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具有重大意義的一年，對希特勒(Adolf Hitler)統治下的德國而言，一九四四年也是對戰爭勝負具有決定性的一年。此時德國在軍事上已陷於困境，大西洋潛艦作戰業已完全失敗，不論在大西洋或是歐洲大陸，盟軍已掌握絕對制空權並日以繼夜的轟炸德國工業設施與城市。東線戰場方面，德軍由於蘇聯日漸強大的反攻而損失重大並被迫向邊境節節撤退，南方義大利戰場更因為義大利政府於一九四三年九月投降並脫離軸心陣營而使戰況陷入膠著 (Salewski, 1995: 8-9; Padfield, 1999: 388-389)。來自各線戰場的壓力，迫使德國儘可能的運用有限的資源加強防衛僅存的西部戰線，以防止盟軍自西歐登陸入侵，造成德國三面受困的絕境。因此西線防衛的成敗對希特勒政權的繼絕存亡實具有關鍵性的影響。

事實上，為回應史達林(Josef Stalin)的要求 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以減輕蘇聯在東線單獨對抗德軍之壓力，英、美於一九四三年「卡薩布蘭加」會議(Casablanca Conference, Jan. 14-25)中，就開始討論開闢西歐第二戰場的可能性。歷經同年五月(11-26)「三叉戟」會議(Trident Conference)與八月(17-24)「魁北克」會議(Quebec Conference)，於一九四三年底「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 Nov. 28-Dec. 1)中，美、英、蘇確立次年五月，對德軍占領下法國發動陸海空三棲突擊的「大君主作戰」(Operation Overlord)，同時蘇軍並配合從東線發動攻勢，共同夾擊德軍 (Hillgruber, 1977: 332-350;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02-506)。

根據盟軍作戰計畫¹ 將先使用 3 個空降師進行突擊作戰，以掩

¹ Brown (1976: 541-542, 604-605); Hastings (1984: 46). 有關人造港口另詳見 Hartcup (1977). 負責指揮登陸作戰的為盟軍歐洲戰場最高指揮官艾森豪 (Dwight

護諾曼第登陸地區側翼，接著第一梯隊攻擊兵力的 4 個軍，共 6 個師分別於法國諾曼第海岸地區 5 處灘岸登陸。² 俟登陸成功並突破德軍海岸防線後，則分兵朝東向瑟堡 (Cherbourg) 及不列塔尼 (Brittany) 半島方向進攻，以取得各海港及機場作為後續作戰的補給根據地。當前述目標完成之後，再使用左翼英國第二軍團在康城 (Caen) 地區中作威脅性的突破，以吸引德軍預備隊。一旦牽制住德軍主力於康城地區之後，美國第一軍團和後續登陸的第三軍團，即在西面右翼上實行突破，一直向南推進到羅亞爾河 (Loire) 上，以攫取足夠的作戰空間。最後全部作戰正面以康城為樞軸而逆時鐘旋轉，使右翼美軍向東轉進達到塞納河 (Seine) 上直趨巴黎，最終目標是朝向德國重工業中心魯爾 (Ruhr) 地區進攻，以求徹底摧毀德國賴以進行戰爭的神經中樞，為結束歐洲戰事奠定勝基。

本文主要利用戰時德國國防軍總部戰爭日誌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以下簡稱 *KTB/OKW*)、聯邦檔案館軍事檔案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希特勒作戰訓令以及歷史

D. Eisenhower) 將軍，而預計使用於作戰的盟軍兵力計有 39 個師：其中英軍 17 個師(包括 3 個加拿大師)、美軍 20 個師、法軍和波蘭軍各 1 個師。

² Fuller(1987, III: 492-493); Boog, Krebs, & Vogel(2001: 539). 盟軍登陸兵力的戰鬥序列如下：美國第一軍團(司令布萊德雷中將 O. N. Bradley)，所轄兵力為第七軍(軍長柯林斯少將 J. L. Collins)，轄四個師，第四師為先鋒，後續為第九十、第九和第七十九等三個師，主攻猶他(Utah)海灘；以及第五軍(軍長格魯少將 L. T. Gerow)，共三個師，第一師和第二十九師一部任先鋒，後續為第二裝甲師和第二師，主攻奧瑪哈(Omaha)海灘。英國第二軍團(司令鄧普西中將 M. C. Dempsey)，所轄兵力為第三十軍(軍長布克納爾中將 G. C. Bucknall)，共三個師，第五十師和第八裝甲旅領先，後續為第七裝甲師和第四十九師，突擊黃金(Gold)海灘；以及第一軍(軍長克羅克中將 J. T. Crocker)，共三個師，加拿大第三師和加拿大第二裝甲旅在前，海軍陸戰隊第四特勤旅在後，主攻天后(Juno)海灘；英國第三師和二十七裝甲旅在前，第一特勤旅、第五十一高地師和第四裝甲旅在後，登陸寶劍(Sword)海灘。空降部隊方面則為：英國第六空降師、美國第八十二和第一 — 2 個空降師(隸屬美國第七軍)。

檔案彙編等史料，³ 從軍事史觀點分析一九四四年諾曼第登陸前後，德國對於防衛攸關最後戰爭勝負之盟軍登陸的軍事計畫與作為、戰役期間作戰指導的實際缺失，並檢視德軍防衛作戰失敗的結構性因素及其對德國在大戰末期歐洲軍事作戰以及最後趨向軍事失敗的影響。⁴

貳、登陸戰前德國西線戰場的防衛計畫與兵力部署

對德國的戰爭前景而言，一九四二年是極具關鍵性的一年，因為美國的參戰以及蘇聯要求開闢「第二戰場」均對德國的西方戰略態勢形成極大的壓力。針對此，德國開始積極構築所謂的「大西洋長城」(Atlantikwall)——沿著荷蘭、比利時和法國海岸，總計約 2,700 餘公里海岸線構築的防禦工事。可是直迄一九四三年，除了主要港

³ Heiber(1962); Sakkers(1998); Salewski(1998); Hubatsch (1999). 除官方檔案外，文中另援引戰時德國主管作戰或參與是役之主要將領回憶錄以及訪談集：Rommel (1982)，隆美爾(Erwin Rommel, 1891-1944)元帥時任西線 B 集團軍總司令；Manstein(1998)；Guderian(1998)，古德利安(Heinz Guderian, 1888-1954)一級上將歷任裝甲部隊總監、陸軍參謀長；Warlimont (1978)，瓦里蒙特(Walter Warlimont, 1894-1976)二級上將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六日期間任職國防軍總部作戰廳(Wehrmachtführungsstab, WFSt)副廳長；Speidel(1949)，史派德爾(Hans Speidel, 1897-1984)中將時任隆美爾 B 集團軍之參謀長；Ruge(1979)，魯格(Friedrich Ruge, 1894-1985)中將時任隆美爾 B 集團軍之海軍高級顧問；Hart(1979)；Speer (1999)，史培爾(Albert Speer, 1905-1981)於戰爭期間任軍備生產部長；Isby (2000)。

⁴ 在西方探討諾曼第之役的論著雖眾，但從軍事史角度分析德國防衛措施與作戰指導及其對日後戰局演變影響的專論尚屬少見。西文著作中較重要者有 Ryan (1976)；Hart (1978)；Wegmüller (1986)；Ambrose (1994)；Weinberg (1995)；Carell (1997)；Umbreit (1998)。中文論述中較重要者有鈕先鍾 (1996)，《第二次世界大戰回顧與省思》(台北：麥田)，其中 12 章「從德國人的觀點論諾曼第之戰」，與 13 章「諾曼第登陸戰的歷史分析」，均探討諾曼第登陸作戰，惟其論證大多引用英文資料。

口和加萊 (Calais) 地區以外，其餘的地區並未構築永久性的防禦工事。同時希特勒更命令荷蘭至西班牙邊境的海岸線據點保持戰備警戒，顯然一九四二年英軍突擊法境聖納薩 (St. Nazaire, Mar. 26-28) 德國海軍基地以及英國及加拿大的突擊隊對法國西北海岸第厄普港 (Dieppe, Aug. 18-19) 的突擊行動令他十分不安。⁵ 同年十一月十一日，盟軍登陸法屬北非後三天，希特勒更命令執行「安東」(Anton) 計畫——以德軍進占法國維琪政府 (Vichy) 轄區 (*Die Berich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88: 307-308)，以免南翼暴露於敵人威脅之下。不過，這項行動卻使德軍西線的防區額外增加了四百公里的瀕地中海海岸防線。

隨著義大利投降 (1943, Sept.)，德方研判盟軍即將於一九四四年春季或夏季間進行越過英法海峽的入侵行動。而德國方面擔負實際防衛盟軍入侵任務的是於一九四二年三月間被任命為西線總司令的倫德斯特 (Gerd von Rundstedt) 元帥，其轄區包括荷蘭、比利時和法國全境。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日，希特勒頒布「第五十一號訓令」作為未來西線戰場防衛作戰方針的基礎，其中他曾明白指出西方日益增大的侵入威脅，並強調法國對德國繼續進行戰爭所具有的重要性，因此決定增強西部防線的戰備。⁶ 同時希特勒在訓令中強調在戰術運用上「一俟盟軍登陸上岸，應立即發動反擊以阻止其灘岸陣地的擴張並將其驅之入海」。⁷ 依據訓令中所反映出的戰術思

⁵ *Die Berich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88: 71-72, 217-218); Piekalkiewicz (1998: 107-111, 150-167); Ritgen (1998: 28). 第厄普之役，盟軍共計陣亡 1,179 人，被俘 2,460 人。同年十二月英軍再度突擊法境波爾多 (Bordeaux) 德國海軍基地，成功爆破 6 艘敵艦。

⁶ Umbreit (1998: 108); Hubatsch (1999: 233-237), Document No. 51 "Weisung Nr. 51 vom 3. November 1943". 法國占領區的工業產品對德國戰爭物資的供給面上重要性如右：法國產製的飛機以及飛機引擎 (100%)、水泥 (99%)、卡車 (92%)、各式鐵路設備 (54.1%，其中火車頭 76%) 與電器設備 (39.6%) 主要都運交德國。

⁷ *KTB/OKW*, VII, 256; Hubatsch (1999: 233-238).

想，德國防衛作戰是以主動的攻勢作為，以擊潰敵人於灘岸為最高原則。而欲有效防衛敵人可能的登陸則有賴良好的海岸據點與防禦工事。因此希特勒指示應強固沿海工事並將砲台集中建造在英法海峽最狹處，也是最受威脅的法國西北部海岸線上，尤其是在主要港口以及潛艇基地，德軍均建有各式海岸障地以及高砲障地。⁸

事實上，盟軍入侵西歐將帶給德國心理上與戰略上的雙重影響，因為一旦喪失法國戰場不僅意謂著通往德國的門戶洞開，同時軍事上的失利將使業已低沉的國內士氣再遭重擊。再者法國距離德國本土與重工業心臟魯爾地區最近，而後者更是德國生產作戰物資的主要根據地，因此法國的失陷將比其他任何戰線的崩潰更加危及到德國軍備生產的命脈。根據希特勒的軍事、政治戰略考量，他將西方戰場的軍事勝利視為決定歐洲戰爭勝負的轉捩點，唯有在西方擊敗盟軍攻勢，德國才可能重新獲得戰場主動權，進而迫使英、美退出戰爭或接受和談。易言之，只要能擊潰盟軍登陸，德國就可為自己在外交、戰略運作上贏得更大的空間以及足夠的時間，並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迅速轉移兵力至東方全力應付蘇聯，並對蘇聯攻勢進行長期堅強的抵抗，爭取最後全面的勝利。⁹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希特勒任命隆美爾元帥指揮新成立的西線 B 集團軍，同時視察由北海、英吉利海峽直至大西洋沿岸海岸防務。這個視察任務並不受西線總司令節制，其主要目的在於監察西線戰場的全盤防務並對反擊敵人登陸的作戰方式提出具體建議。¹⁰ 在該年底呈希特勒的報告中，隆美爾研判敵軍登陸作戰的焦點極有可能是指向法國西北部海岸地區 (Hart, 1978: 574)。

⁸ Hahn (1998, II: 260). 至盟軍登陸，德軍在西線總共完成 15,647 個掩體及 799 座鋼筋水泥砲台。

⁹ Heiber (1962: 450-452), Abendlage vom 20. Dezember 1943 auf dem Berghof.

¹⁰ *KTB/OKW*, VII, 256.

一九四四年元月十五日，B 集團軍司令部正式成立，並負責指揮位於荷比盧三國以及法國西、北部的第七及第十五軍團（防區參見附圖 1）。雖然隆美爾在指揮系統中係處於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之下，但實際上，希特勒卻賦予隆美爾執行強化西線防務的責任，並對其直接負責。而自五月初，西線另行成立 G 集團軍歸由布拉斯考維茲 (Johannes Blaskowitz) 將軍統轄，負責法國南部地中海地區的防務之後，¹¹ 隆美爾轄下部隊便成為西線德軍中對抗盟軍入侵的主要兵力。

在一九四四年的前六個月中，隆美爾在加強戰備方面所做的努力遠超過去二年之總和，包括將敷設於法國北部海岸防衛地帶的地雷數量增加三倍，達到 5,000,000-6,000,000 枚、加強前置防線中要塞、防衛據點及部隊防禦工事之結構、重新調整重要單位的戍守地區以及設置各式陷阱、海中障礙與海岸障礙物於盟軍可能入侵的途徑上，目的在增加盟軍登陸的困難性並同時減低其奇襲功效。¹² 不過，由於時間不足、缺乏勞力以及缺乏水泥與其他材料，隆美爾加強戰備的努力還是無法將「大西洋長城」補強到令他滿意的地步，使其發揮岸邊阻止盟軍登陸之效力。¹³

雖然先前隆美爾認為盟軍登陸的地點可能是指向法國西北部海岸地區（第十五軍團防區），但他以後卻也將注意力轉移到了諾曼第地區，這可能是受了希特勒的影響，在少數認為敵人可能在該地

¹¹ *KTB/OKW*, VII, 301.

¹² *KTB/OKW*, VII, 304; Rommel (1982: 457-460).

¹³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以下簡稱：BA/MA), RH 19 IX/1, Inspektion-sbericht des Oberkommandos H.Gr. (Heeresgruppe) B vom 21. April 1944; *Bundesarchiv Berlin*, R50 I/196, Bericht der OT (Organisation Todt) vom Juni 1944; Hart (1979: 240-241). 至五月底，所謂各種防禦工事，僅有一部分完成（第十五軍團地區約 68%，第七軍團方面僅 18%），或尚在進行中，均未能充分達到隆美爾所預期的目標。

區登陸的德方高層決策人士當中，希特勒也是一個。其結果是增強了賽納灣沿岸中的海防，例如：建築了混凝土的工事，加設了雷陣和鐵絲網，灘岸上加建了戰防障礙物和水底障礙物。在卡倫坦 (Carentan) 河口邊緣上的沼澤地區中，以決堤造成泛濫地。不過，雖然希特勒本人在幾個月前曾指出，盟軍侵入的地點可能會在諾曼第。但是負責西線主要防衛重責的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兩人卻依然確信，登陸的重點地段應在法國西北部海岸的加萊地區，因為加萊地區是距離德國工業心臟魯爾區最近的地點。同時海軍亦認為諾曼第地區因海流和岩礁關係，不太可能成為敵人登陸地點，因此經希氏批准，西線在此地區集結了較強大的十五軍團作為防衛兵力 (Ose, 1985: 89)。

在一九四四年的春季中，西線總部所指揮的兵力共有 2 個集團軍和 1 個西線裝甲兵團，其所轄主要單位如下 (詳見附表 2)：

B 集團軍，統轄 35 個師，主要分屬 2 個軍團，部署從比利時至法國不列塔尼半島之間廣闊的海岸線上，主要負責法國西部海岸防衛。其中第十五軍團，兵力共 4 個軍 18 個師，防地介於比利時安特衛普 (Antwerpen) 與法國奧恩河 (Orne) 之間；第七軍團，兵力共 4 個軍 14 個師，配置在法境奧恩河與羅亞爾河之間，其中有一師戍守於英法海峽中「海峽列島」(Kanalinseln) 上。集團軍另直轄第八十八軍，兵力 3 個師駐防荷蘭。¹⁴

¹⁴ Masson (1997: 383). 第十五軍團雖擁有較多兵力 (18 個師)，但其中只有 4 個是步兵師。而第七軍團雖僅有 14 個師，但卻有一半 (7 個師) 都是戰鬥力較強的步兵師。因此就步兵的戰鬥效力而言，第十五軍團未必是兵力雄厚而且戰鬥能力強，唯一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十五軍團戰鬥地境內控制有 5 個裝甲師 (3 個為總預備隊)，而第七軍團僅有 1 個。同時前者防區內對於海岸防禦採取縱深防禦部署，尤其是在加萊 - 哈佛 (Le Havre) - 布隆尼 (Boulogne) 之線 (距英國東南方最近之線)，各師前後配置，密度為西線之最 (參考附圖 1)。此外，第十五軍團防區內的工事以及砲兵陣地密度約為第七軍團的二倍。在後者防區內，不僅砲陣地大都沒有掩體，甚至要塞建築都還在開始構工階段。

G 集團軍，下轄第一和第十九兩個軍團，總計 13 個師。前者轄 2 個軍 5 個師，防守羅亞爾河至庇里牛斯山脈 (Pyrennes) 之間—即比斯開灣 (Bay of Biscay) 地區；後者轄 2 個軍 8 個師，駐守法國南部地中海沿岸 (Hart, 1979: 233)。

西線裝甲兵團，一九四四年一月成立，主要負責西線 10 個裝甲師及裝甲步兵師的行政、訓練與後勤支援，¹⁵ 對各裝甲師並不具實際指揮權。¹⁶

德軍雖在西線集結遠較盟軍登陸部隊強大的兵力，不過僅以師數量為衡量雙方實際戰力標準並非客觀方法，若計算戰鬥部隊人數以及裝備 (見附表 4) 則為一種比較接近事實的方式。一九四四年德軍戍守在西線之陸軍師依其性質與編裝分為兩類：一為步兵師，其編制為每師下轄 3 個步兵團 (各轄 2 營)、1 個砲兵團 (轄 3 營)、反裝甲營、工兵營、警衛營、預備營各一以及師後勤及直屬部隊；一為守備師，固守在海岸線上的某地區，專責海岸防衛及部隊訓練，大都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占領法國以後。並由後備兵力組成，戰鬥力不及步兵師，其編制為每師下轄 2 個步兵團 (各轄 2 營)、1 個砲兵團 (轄 3 營)、預備營、反裝甲連、工兵連各一，師後勤及直屬部隊。¹⁷

除陸軍各師外，另有隸屬空軍地面部隊的傘兵師，其編制除每

¹⁵ *KTB/OKW*, VII, 276.

¹⁶ *BA/MA*, RH 19 IV/38, Anlage zu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7. Mai 1944; *KTB/OKW*, VII, 302. 在 10 個裝甲師中，除陸軍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 3 個裝甲師是歸隆美爾直接戰術管制外，其餘均屬國防軍總部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 OKW) 的戰略總預備隊 (第一 SS [黨衛軍]、第十二 SS、第十七 SS 以及裝甲教導師 4 個師)，並且事先必須獲得希特勒的授權才能調動。至於第九、第十一、第二 SS 3 個裝甲師則隸屬於 G 集團軍，用以防備盟軍在地中海沿岸的登陸。

¹⁷ Schmitz & Thies (1987: 471-474); Isby (2000: 100-101). 依任務不同，德軍各守備師兵力結構各異，並不統一。例如守備瑟堡之七 九師，因屬要塞守備部隊，所以配屬有 3 個步兵團，反裝甲及工兵都是營級部隊，顯然較單純的海岸守備師兵力為多。此外也有配屬砲兵團縮編為砲兵營者，如七一一師。

師有 3 個各轄 3 營的步兵團外，餘類同陸軍步兵師。傘兵師不僅在人員數量方面較陸軍步兵師多，由於其兵員年齡層低，武器與訓練均佳，在質量方面也更為優良，每師總兵力約在 16,000 人左右 (U. S. War Department, 1995: 108)。

不過，防守西線的德軍各步兵師，除了編制人數並無一定標準，¹⁸ 而且大多數兵員不足額。另外在成員素質上亦逐年下降，多數為訓練、經驗不足的士兵，尤其平均年齡偏高。¹⁹ 甚至普遍的配屬東方部隊 (Osttruppe, 蘇聯的少數民族組成) 於各單位以為補強。²⁰ 而在機動力方面，與英美盟軍擁有完全機械牽引火炮及運輸工具的機械化步兵師相較，德軍步兵師大多數仍是以配備馬匹牽引火炮及運輸工具為主。²¹ 由於缺乏足夠的機械運輸載具，德軍步兵師根本談不上戰場機動力，即使裝甲及機械化步兵師亦缺乏足夠裝備與訓練。²² 因此，從戰術角度觀察，德軍在西線部署的防禦部隊，其戰

¹⁸ Harrison (1951: 237); U. S. War Department (1995: 86-87). 一九四四年的德軍步兵師(含守備師)，兵員總數介於 10,000-12,500 人之間。而美軍步兵師編制為 3 個步兵團(每團 3 營)，另轄 4 個砲兵營、1 個戰車營或反戰車營，總兵力超過 14,000 人；英軍步兵師則轄 3 個步兵旅(每旅 3 營)，另配屬 3 個砲兵團(每團 3 營)、1 個防砲團以及反戰車團，總兵力高達 18,000 餘。相較之下德國步兵師不僅在步、砲兵方面的實力遜於盟軍，兵員總數也只有盟軍同級單位的 2/3 強。

¹⁹ Harrison (1951: 147); Ritgen (1998: 178). 一九四四年德國陸軍成員平均年齡為 31.5 歲，而美國陸軍則為 25.5 歲，相差達 6 足歲；西線德軍方面以七 九守備師為例，全師平均年齡高達 36 歲；更有甚者，一六五守備師全師官兵高達 90% 均患有胃疾，師內並提供療養餐飲，因而贏得「胃」師、「白麵包」師之諺號。

²⁰ BA/MA, RH 19 IV/14, Anlage zu KTB H.Gr. D vom 14. Oktober 1943; Wegmüller (1986: 200-201); Isby (2000: 106-107). 戍守諾曼第與不列塔尼地區的八十四軍，在其直轄 5 個師共 42 個步兵營中，有 8 個係由蘇聯少數民族(哥薩克、韃靼、喬治亞)志願軍所組成，占其總兵力幾達 20%。其中又以諾曼第地區的七 九(3 營)及七一六師(2 營)為最。

²¹ Richter (1997: 116-117). 一九四四年德軍步兵師中擁有的機械車輛數尚不及戰爭初期步兵師標準的一半，而馬曳車輛卻較前增加 1/3。

²² BA/MA, RH 19 IV/35,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4. Juni 1944; U. S. War

力很難符合一般反登陸作戰計畫中要求的標準。

至一九四四年六月為止，德軍在西線總共部署 58 個師的防衛兵力，其中具有戰鬥經驗的步兵師僅占少數，大部分是缺乏訓練與作戰經驗的守備師（33 個守備師，15 個步兵師，10 個裝甲師）。²³ 其中除了 10 個裝甲師外，38 個師部署在海岸線上，而另 10 個師則位置在戰線後方（Guderian, 1998: 300），防守自荷蘭、比利時蜿蜒至於法國大西洋以至地中海，長達三千餘公里的海岸線。而部署在荷蘭、比利時境內有 8 個師，另有 17 個師分布在法國南部。沿著三百餘公里的諾曼第地區沿岸，只有 6 個師（4 個是守備師），其中 3 個師戍守在柯騰丁（Cotentin）半島之西部——即瑟堡地區，另外兩個師駐防介於維爾河與奧恩河之間六十四公里的海岸線（正值盟軍登陸灘頭地區），另外一師則位於奧恩河東側。²⁴ 據西線總部參謀長布魯門提特（Günther Blumentritt）將軍的說法「德軍的部署態勢，正確描述應為保護海岸而不是防衛入侵」（Hart, 1979: 238）。正因為德軍採取沿海岸線布防戰略，形成「備多而力分」，兵力分散反而不能發揮集中優勢。

而裝甲機動力方面，整個諾曼第地區也只有 1 個裝甲師（第二

Department (1995: 86, 104-106); Ritgen (1998: 36)。一九四四年初德軍裝甲師的制式編制如下：1 戰車團（下轄 2 營）、2 裝甲步兵團（各轄 2 營）、1 裝甲砲兵團（下轄 3 營）、1 裝甲工兵營、1 裝甲搜索營、1 防空砲兵營、1 反裝甲營、1 裝甲通信營以及師後勤單位，兵員總數介於 14,000-17,000 人不等。黨衛軍裝甲師的編制較陸軍為大，其每師裝甲步兵團各轄 3 營，兵員總數介於 17,000-20,000 人左右。

²³ *KTB/OKW*, VII, 273; Ose (1985: 72-73)。一九四四年初德國國防軍地面部隊總兵力計 4,270,000 人，其中部署在西線的兵力約有 950,000 人（約占總兵力之 22%），1,400-1,600 輛戰車，以及近 5,000 門各式口徑火炮（7.5-42 cm，其中僅 1,102 門為德造，3,823 門為擴自外國）。詳見 Hahn (1998, I: 178-179, 256)。

²⁴ 諾曼第地區德軍兵力分布與盟軍登陸部隊對比由西向東為：七 九守備師（猶他海灘：美第四步兵師）；三五二步兵師（奧瑪哈海灘：美第一與二十九步兵師）；七一六守備師（黃金、天后、寶劍海灘：英第三、五十步兵師與加拿大第三步兵師），另七一一守備師位於英加部隊登陸東側之接壤地區，是日與盟軍亦發生實際戰鬥。

十一裝甲師) 可用於反擊敵人登陸。雖然隆美爾轄有 3 個裝甲師，並且在緊急狀況之下可彼此支援，但另外兩師均遠在塞納河東側，在缺乏空中掩護與交通條件惡劣的情形之下，能及時馳援戰鬥地區之機會微乎其微。而從當時德軍裝甲師平均的戰車數量不過只及美國或英國裝甲師所擁有的三分之一來看，²⁵ 反擊規模龐大的盟軍登陸戰，德軍所能掌握的機動兵力是如何薄弱(Hart, 1979: 240)。

空軍方面，德軍第三航空司令部雖位於西線防區，不過卻直接受空軍總司令戈林(Hermann Göring)指揮。其轄下共有 815 架各式飛機，而飛機堪用率僅為 50%，亦即只有半數左右的飛機適合作戰。²⁶ 而德國在海峽地區的海軍兵力計有：100 艘左右各式潛艇、8 艘驅逐艦和大型魚雷艇 5 艘小型魚雷艇 34 艘魚雷快艇以及 262 艘掃雷艇與巡邏艇。²⁷ 雖然岸上配置有海軍砲台，但海軍並未擁有自己的偵察飛機，得以實施海峽偵蒐。毫無疑問以這樣的海、空軍兵力與裝備是很難對即將發起的盟軍入侵作有效的防禦。²⁸ 因此，

²⁵ Hart (1978: 421, 677). 據美國官方的估計，一九四四年間一個德國裝甲師的實際戰車數量約為 90-100 輛，僅相當於美方標準的一半，詳細裝備比較參見附表 4。

		各式戰車(輛)	兵員總數(名)
美國	輕裝甲師	245	10754
	重裝甲師	390	14664
英國		270-306	14964
德國	陸軍	90-100	13843
	SS	120-190	17000

²⁶ BA/MA, RH 19 IV/32K, Gliederung im Bereich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3. Juni 1944; Magenheimer (1997: 292); Pimlott (1998: 148). 全部飛機中有 325 架(40%)為轟炸機, 315 架(39%)為單、雙引擎戰鬥機, 僅有 75 架(9%)為對地攻擊機。

²⁷ KTB/OKW, VII, 330; Hümmelchen (1996: 169). 德國在諾曼第地區的海軍只擁有 4 艘魚雷艇、15 艘快艇以及 6 艘砲艇。

²⁸ Salewski (1998: 293-294), Document No. 159 "Lagebetrachtung der Seekriegslei-

比較雙方的三軍戰力，理論上盟軍在英國已經集結了足夠的兵力，在掌握絕對海空優勢條件下，幾乎可以對任何他們選定的目標進行攻擊並形成局部優勢。

事實上，由於大西洋海岸線太長以及缺乏足夠的物資與兵員，所謂的「大西洋長城」，遠不如宣傳中那樣強固 (Guderian, 1998: 297)。直到隆美爾就任 B 集團軍司令，才開始加速補強海岸工事與反登陸障礙等措施。即令如此，在重要的海岸防禦地區，防守兵力與德軍當時可用的兵力亦不相稱，何況更重要的是，他們大都部署的相當分散，每師的防禦正面過寬。以諾曼第地區防衛美軍登陸要衝的三五二師步兵為例，該師防禦正面高達五十七公里，而防衛英軍及加拿大軍登陸方面的七一六守備師，其防禦正面亦寬達四十公里，均遠超過一個正規師所能有效防衛——約十公里正面的能力之外。因此，依賴這些部隊有效防守綿長的海岸線顯然是力有未逮。

唯一值得注意的是，駐防於西線的裝甲師大多是久歷戎行並具有豐富東線蘇聯戰場作戰經驗的部隊。其中陸軍第二、九、十一 3 個師以及第一 SS、第二 SS 2 個師均為參加一九四三年「衛城作戰」(Operation Zitadelle) 後，於一九四三年秋冬之際從蘇聯前線調至法國各地整補訓練。²⁹ 第一一六裝甲師雖於一九四四年三月始於法國組建，但其前身為在蘇聯作戰經年的第十六裝甲步兵師。第二十一裝甲師則自一九四一年起就轉戰北非戰場，一九四三年五月始遭盟軍擊滅，同年七月於法國重建。比較新的部隊只有裝甲教導師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於波茲坦 [Potsdam] 成立)、第十二 SS 裝甲師 (一九四三年七月成立) 以及第十七 SS 裝甲步兵師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

tung vom 20. November 1943"; Bekker (1999: 180).

²⁹ Manstein (1998: 657); Isby (2000: 96-97). 「衛城作戰」乃指東線德軍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對庫爾斯克(Kursk)地區蘇軍所發動的大規模夏季攻勢。

立)。³⁰ 不過，在西線裝甲師的數量雖眾，但他們畢竟多是轉戰經年，戰力損耗的部隊 (Speidel, 1949: 196)，即使經過整建，在裝備補給方面仍是相當缺乏，尤其是戰車方面的實力明顯不足。³¹

除了裝甲師多具東線戰場作戰經驗外，西線德方高級將領中，除了隆美爾及其轄下第七軍團司令多爾曼 (Friedrich Dollmann) 從未在蘇聯前線服務過，其餘如倫德斯特、第十五軍團司令薩爾穆特 (Hans von Salmuth)、裝甲兵團司令史維本堡 (Geyr von Schwepenburg) 等人均是轉戰蘇聯戰場經年的高階部隊指揮官。蘇聯戰場經驗對他們的戰術思想與作為影響深遠，由於他們尚未見識過盟軍在北非以及義大利戰場上所展現的海空優勢，因此他們所了解的戰爭型態侷限於二度空間，而未能充分理解制空權在現代化戰爭中的重要性。由於所經歷的戰場條件完全迥異，對於現代海空軍優勢以及三軍聯合整體作戰力量所帶來的衝擊，顯然隆美爾要比其他西線戰場的將領在實際作戰上具有更多的經驗。

毫無疑問，希特勒指派隆美爾負責從荷蘭至法國羅亞爾河河口的海岸防務，正是考慮敵軍可能會對該地發動大規模的兩棲作戰。德軍的作戰方針是以擊滅敵人於灘岸為最高原則，對已登陸或突破的敵軍，則依海岸永久工事及縱深據點拘束阻擊，並配合機動部隊之適時集中轉用，徹底殲滅敵人於預想地區。不過，自一開始隆美爾與他的直屬長官倫德斯特，在防衛盟軍登陸的戰術運用上見解紛

³⁰ Heiber (1962: 575), *Abendlage vom 18. Juni 1944 auf dem Berghof*; Reynolds (1998: 48-50). 諾曼第登陸戰前夕部署於西線 (比利時 法國地境) 10 個裝甲師中有 4 個是屬於黨衛軍裝甲部隊，即：第一 SS「阿道夫·希特勒」(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第二 SS「國家」(Das Reich)、第十二 SS「希特勒青年」(Hitlerjugend) 裝甲師以及第十七 SS「柏里欣根」(Götz v. Berlichingen) 裝甲步兵師。

³¹ 資料參見 *KTB/OKW*, VII, 301; Ritgen (1998: 36). 至四月底，第一 SS 裝甲師只有各式戰車 88 輛，第二 SS 裝甲師僅有 69 輛。陸軍第九、十一、一一六三個裝甲師則各有 70-90 輛戰車。陸軍第二裝甲師、第二十一裝甲師、裝甲教導師以及第十二 SS 裝甲師則各有 120-190 輛各式戰車，是西線中實力較強的裝甲部隊。

歧。隆美爾主張所有的部隊——包括裝甲部隊，必須要在盟軍發動登陸四十八小時內立刻投入戰場掃蕩敵軍，否則在盟國空軍轟炸之下，德軍地面部隊將不會再有自由機動的機會 (Harrison, 1951: 253)。但倫德斯特卻認為敵人的灘岸陣地，應該交由一支以裝甲部隊為主的預備隊來肅清，倫德斯特的作戰指導方式是集中裝甲部隊並在確定敵人登陸後再尋求決定性的會戰。³²

關於倫德斯特與隆美爾之間對反登陸作戰與裝甲預備隊配置問題的辯論其來有自，因為從一九四一年起，希特勒即早已決定應在灘岸上就把登陸的敵軍擊退。隆美爾的意見大致與希特勒相同，按隆美爾的海岸防衛計畫來看，主要的戰場，應該是在灘岸，海岸線也就是主抵抗線。³³ 因此他採取堅固陣地為基礎之靜態防禦，亦即戰術作戰層面重於戰略運動，力求守住陣地而非去計畫一場大型運動殲滅戰，因此加強陣地防衛力量之重要性要高於提升打擊力量。戍守灘岸的步兵其主要任務在於儘量遲滯敵人建立穩固的灘頭堡，並爭取時間以利從其他地區調來裝甲部隊支援，並對已登陸的敵軍進行決定性的反擊。

與此相對，倫德斯特則秉持傳統的觀念，即控制一支強大而具機動性的戰略預備隊——裝甲部隊，並且認為在登陸日初期很難確知敵人真正的攻擊意圖與重心，因此主張等到確定盟軍的主要攻擊目標時再利用裝甲部隊發動一場典型的突穿 (breakthrough) 攻勢，摧毀其灘岸陣地，以期徹底擊敗盟軍。不過，隆美爾認為以盟軍所擁有的空中優勢而言，此一戰略預備隊根本難以迅速開赴前線。隆美爾根據在北非與盟軍作戰的經驗，確信由於敵軍享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在所有主要橋樑以及道路將遭炸毀的情況下，德軍在白天裡

³² *KTB/OKW*, VII, 300.

³³ *BA/MA*, RH 19 IX/1, Inspektionsbericht des Oberkommandos H.Gr. B vom 21. April 1944; Hart (1979: 236); Guderian (1998: 299).

將毫無戰場運動的可能性，即令是在夜間，裝甲部隊的行動也都非常困難。³⁴ 並且在即將來臨的登陸戰中，預期敵軍將使用數倍於北非作戰時的空中武力，其對德軍在法境作戰調度所造成的破壞性影響將遠非德軍在北非沙漠作戰時所能比擬。因此他主張除了用重兵駐守海岸線以外，更要求預備部隊——尤其是裝甲師，應配置在海岸防衛線附近，使得步兵在遭受攻擊時能立即獲得裝甲部隊的支援。證諸事後戰局的發展，他這種見解似乎是很正確的。然而倫德斯特在裝甲部隊總監 (Generalinspekteur der Panzertruppe) 古德利安和裝甲兵團司令史維本堡兩人的支持下，³⁵ 堅持完全不同的一個意見。事實上，有關西線防衛問題，倫德斯特、古德利安與史維本堡三人均同意，由於敵人擁有海空軍絕對優勢，使得防衛工作日形艱困，特別是盟軍的空中優勢對德軍所有軍隊調動影響最劇，以至於他們只能利用在夜間快速集結部隊。並且認為防衛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能否建立一支由裝甲師及裝甲步兵師所構成的預備部隊，並將其部署於離海岸防線遠距離的後方，以利規避敵人於登陸初期對灘岸陣地大規模的空中轟炸與艦艇砲擊。俟認清敵人主攻地點後，迅速實施機動反擊。³⁶ 易言之，他們認為除非已確知敵軍在何地登

³⁴ Guderian (1998: 299); Speer (1999: 365). 隆美爾在北非以及義大利戰場與盟軍對陣之經驗，似乎使他成為希特勒心目中較其他只具有東線戰場經驗的將領更適合擔任防衛西線的戰場指揮官。

³⁵ Absolon (1995, VI: 705); Guderian (1998: 42, 60, 131). 裝甲部隊總監直屬於希特勒管轄，職掌裝甲部隊(含戰車、裝甲步兵、機械化步兵等)教育訓練。古氏與史維本堡對運用裝甲部隊實施機動作戰的觀點一致和兩人均出身裝甲部隊之淵源與兩者長期維持著長官部屬的關係有關。早於一九三〇/三九年代古氏任軍長(第十六、十九軍)時，史氏在其麾下任第三裝甲師師長。一九四一年征俄戰役時，古氏任中央集團軍第二裝甲兵團司令時，史氏又於該兵團任第二十四裝甲軍軍長。一九四四年八月史氏再繼已就任陸軍總部參謀長的古氏為裝甲部隊總監。

³⁶ BA/MA, RH 19 IV/1, Lagebericht der Panzergruppe West vom 30. Januar 1944; Wegmüller (1986:142-157); Guderian (1998: 297).

陸，否則事先將預備部隊調至海岸附近的配置，則可能正好把預備部隊放在錯誤的地方。³⁷

對於如何配置裝甲預備部隊的論辯突顯出德軍高層對防衛西線策略上的歧異。這個歧異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下旬，希特勒以一個折衷方案始告解決。他同意撥給隆美爾的 B 集團軍 3 個裝甲師，另將 3 個裝甲師交由新設立的 G 集團軍，他本人則控制 4 個裝甲師擔任總預備隊。³⁸ 在希特勒的折衷方案中，一方面組成了一支裝甲預備兵力置於海岸防禦線後方位置，以期能在確定盟軍主力位置時立刻予以打擊。但是卻規定裝甲部隊參加作戰的時機，必須等候他的命令，不允許西線總部擅自運用。³⁹ 另一方面同意隆美爾將其部隊部署在盟軍可能的攻擊發起點海岸附近。此外，從這事件處理方式上，亦不難看出德軍高層指揮系統中的致命弱點，就是希特勒不斷的侵犯倫德斯特的職權。他不僅自己控制了裝甲預備隊，同時也習慣直接下命令給倫德斯特的下屬隆美爾，甚至在盟軍登陸後西線總部都未能擁有統一的指揮權限。

參、諾曼第登陸戰期間德國作戰指導與戰局演變

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盟軍在各戰線都加強對德軍的攻勢，除了盟軍的空中攻擊持續對德國各大城市及交通路線轟炸，三月間美國空軍更首次對柏林實施日間轟炸 (Krause, 1997: 29-30)。在南線義大利戰場，德軍亦被迫不斷北撤，六月四日，盟軍進入羅馬，這也是第一座從德國人手中收復的歐洲國家首都。

正如希特勒的預見，戰爭的決定性戰場不在義大利，而是在法

³⁷ *BA/MA*, RH 19 IV/1, Lagebeurteilung des Oberkommandos H.Gr. D vom 10. Januar 1944.

³⁸ *KTB/OKW*, VII, 300.

³⁹ *BA/MA*, RH 19 IV/38, Anlage zu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7. Mai 1944.

國。⁴⁰ 希特勒於三月二十日論及盟軍未來的登陸作戰時曾指出：「擊毀敵人的登陸企圖，其意義不僅是在西線方面能獲致一次局部性的解決，更重要的，它是整個戰爭中唯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這一戰役足以決定整個國家的生死命運」(Rommel, 1982: 466)。

而自一九四四年初「大君主作戰」定案後，四月中盟軍決定戰略轟炸將以法國境內運輸和鐵路交通線為第一優先目標。⁴¹ 自五月二十一日起，盟軍空軍更是密集攻擊法國境內鐵路交通，包括炸毀調車廠、火車頭及車廂。至六月初，德軍的鐵公路運輸系統雖然未曾達到盟軍所預期般崩潰的程度，不過，法境內鐵路運輸能量較原先銳減 62% (Willmott, 1989: 355)，二千個火車頭只餘五百個堪用。⁴² 而法國北部地區鐵路輸送量則更是遽降到先前的 25%。像「大西洋長城」的海岸工事構築工作，也因為材料缺乏與運輸困難而不得不減緩下來。估計至六月六日，盟軍總共投下 67,000 噸炸彈轟炸鐵路運輸系統(Harrison, 1951: 227; Hart, 1979: 241)。

此外距預定登陸地點方圓一百五十公里內的德軍空軍機場，亦是盟軍空軍轟炸的主要目標。而為了阻絕諾曼第登陸作戰地區，以及阻止部署於塞納河北邊的第十五軍團在登陸日後將兵力轉移至諾曼第，盟軍除了對目標區採取持續飽和轟炸，並將塞納河上 12 座鐵路橋樑及 14 座公路橋樑全部予以轟炸破壞。⁴³ 這項癱瘓交通運輸系統的作戰，雖然有冒著暴露盟軍將在諾曼第地區登陸意圖的危險，但是卻更有利於先期隔絕孤立諾曼第戰場，使得德軍未來在諾曼第地區的軍事調動益形困難(Murray, 1992: 93; Rostow, 1997:

⁴⁰ Heiber (1962: 443), Abendlage vom 20. Dezember 1943.

⁴¹ *KTB/OKW*, VII, 260; Murray (1992: 79).

⁴² *KTB/OKW*, VII, 305-307; Willmott (1989: 355). 盟軍空軍在五月一日至六月六日之間出動超過 35,000 架次，轟炸比利時以及法國西部的交通線，最高每日曾出動高達 2,000 架次。

⁴³ *KTB/OKW*, VII, 305-307.

65-66)。此外，為轉移德軍注意力，英美空軍每一次向諾曼第地區空中轟炸時，都同時在加萊地區作兩次攻擊以為掩蔽，其目的是要讓德方相信，加萊地區才是盟軍進入歐陸的捷徑，也是最有可能成為盟軍進攻路線以及攻擊主力所在 (Millett & Maslowski, 1994: 467; Gruchmann, 1995: 305)。

橫渡英法海峽的入侵戰，始於盟軍光復羅馬兩天後的六月六日午夜過後不久(凌晨一時三十分至二時之間)。⁴⁴ 盟軍首先使用空降及空運部隊，至拂曉之際，在空軍轟炸與海軍艦砲掩護下共 6 師約 160,000 人、20,000 部戰車及各式車輛所組成的主要兵力由海面上搶灘登陸。⁴⁵ 英美首批登陸部隊使用了超過 4,000 艘駁船、拖輪和登陸艦艇，另有 1,200 餘艘軍艦，包括 7 艘主力艦、23 艘巡洋艦與 105 艘驅逐艦為他們護航 掃雷和轟擊岸防工事 (Hümmelchen, 1996: 169; Bekker, 1999: 180)。此外，艾森豪所支配約 7,500 架飛機用於直接支援登陸部隊，情況緊急時還可以隨時調用當時從事轟炸德國任務的另外 3,500 架轟炸機來支援地面部隊 (Fuller, 1987, III: 492)，這些事實均說明了盟軍登陸作戰時所支配兵力的巨大規模。

德軍情報單位雖於登陸前晚(五日)截獲盟軍發給法國反抗軍的電文，破譯後研判盟軍即將入侵的可能性大增，十五軍團普通令部隊進入戒備狀態。⁴⁶ 然而直至盟軍空降部隊實施突擊作戰，由於戰場距離間隔加上缺乏充分的情報，德方高層指揮部無法正確判斷，此空降行動是否即為盟軍大規模登陸戰之前兆。凌晨三時西線總部

⁴⁴ Gruchmann (1995: 305). 盟軍登陸作戰首先由空降及空運部隊於凌晨揭開序幕，繼由空軍轟炸德軍海岸砲台與工事，五時五十分海軍艦砲開始掩護射擊，六時半第一波陸軍攻擊部隊搶灘。

⁴⁵ Ambrose (1994: 576); Gruchmann (1995: 306). 登陸後 24 小時內，盟軍共運載近 160,000 兵員上岸(其中美軍 73,000 人，英軍 83,115 人)。英軍並建立起一道長三十公里，最遠深入內陸十公里的灘岸障地。

⁴⁶ Sakkers (1998: 419), Anlage des KTB LXXXIX. Armeekorps vom 5. Juni 1944.

與 B 集團軍司令部根據狀況判斷，仍不認為盟軍的空降行動是一次大規模的作戰，因此僅下令海岸守備部隊加強戒備，就地抵抗入侵的空降部隊 (Sakkers, 1998: 224-225)。而負責守備諾曼第地區的主力部隊第七軍團，則遲至凌晨四時始發出戰備命令 (Hart, 1979: 243; Sakkers, 1998: 226)。

由於無法判斷這次空降突擊的規模以及盟軍進攻的態勢，因此 B 集團軍司令部甚至認為沒有立即通知已返國述職的總司令隆美爾的必要 (Ryan, 1976: 169)，事實上隆美爾本人直到登陸日上午七時半始被告知前線情勢 (Sakkers, 1998: 261)。清晨五時，由於空中轟炸持續增強，西線總部才歸納出大規模攻擊的結論，並立即向國防軍總部申請調動裝甲預備隊 (Sakkers, 1998: 237)。事實上，鑒於戰場情報資料缺乏，當時無人能正確判斷盟軍登陸攻擊的範圍與兵力大小，亦無法肯定這是主攻的一部，或者僅是牽制攻擊。國防軍總部甚至不認為情況嚴重到必須使用裝甲預備隊，並判斷盟軍登陸可能只是一種牽制攻擊，因此拒絕西線總部動用裝甲預備隊之要求 (Hart, 1979: 243; Sakkers, 1998: 287)。

希特勒本人則是在上午十時左右在德奧邊界上薩爾茲堡 (Obersalzberg) 地區貝希特斯加登 (Berchtesgaden) 的行館，得知盟軍已於諾曼第登陸之消息。剛開始他顯然並不憂慮，反倒信心滿滿的期待藉此機會將「自投羅網的英美盟軍，一網打盡」，⁴⁷ 因此並未下令採取任何特別處置。事實上，希特勒以及他的高級將領們多少

⁴⁷ Domarus (1988, IV: 2104); Below (2001: 203)。一般而言，對於盟軍登陸，德國官方及民間的反應多傾向樂觀，並有如釋重負的心理產生，咸認為此役具有左右戰局的決定性影響，因為德軍終於可捕捉盟軍主力予以痛擊，戰爭可望勝利結束。一直到六月十五日，戰局發展愈趨嚴重，悲觀情緒始在國內傳布開來。參見 Boberach (1968: 424-427), Geheimer Lagebericht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vom 8. Juni 1944; Henke (1996: 79); Salewski (1998: 294), Document No. 160 "Lagebericht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vom 8. Juni 1944".

懷疑盟軍主攻方向是在諾曼第，因為在作戰前夕盟軍採取了系列的佯攻行動，包括在英格蘭東南部大量展開無線電活動，均使德軍誤判那裡集結了大量的部隊。因此主觀相信盟軍的主攻路線，應經由英格蘭東南部最短航線在法國的加萊海岸登陸，⁴⁸ 而那也是德軍岸防工事最堅強的地區。其實德方一直無法正確辨識何處究竟是盟軍佯攻，或是更重要的主攻方向，⁴⁹ 主要原因在於德軍的空中劣勢使他們自一九四四年以來一直無法對英國南部海岸港口進行有效的空中偵察並蒐集有價值的情報，否則應能預先洞察對方意圖，而將兵力集中在諾曼第地區 (Speidel, 1949: 56; Wegmüller, 1986: 98)。

其時倫德斯特試圖集結其預備部隊——命令第十二 SS 裝甲師 (距灘岸 120 公里) 移防至離諾曼第二十四公里的利索 (Lisieux)，並申請動用總預備隊，一俟國防軍總部解除總預備隊之管制，即準備向英加部隊的灘岸發起攻擊。⁵⁰ 不過由於對敵方作戰企圖不明以及守備奧瑪哈海灘的德軍三五二師對遲滯美軍登陸行動以及造成美軍慘重傷亡等局部防衛成功，⁵¹ 均導致德軍高層指揮部中的樂觀氣氛，認為盟軍將很快遭受肅清 (Reuth, 1992, V: 2051-2052)。因此總預備隊中的裝甲教導師 (距灘岸 150 公里) 以及第十二 SS 裝甲師參加戰鬥的命令，在午後二時半方才發出 (Ruge, 1979: 173; Sackers, 1998: 311)，並嚴格規定必須在當天入暮以前將登陸的敵軍消滅，此時距離盟軍發起登陸戰已八個小時了。

⁴⁸ Piekalkiewicz (1998a: 127-128). 甚至在登陸前夕 (五日)，盟軍仍組織兩支幽靈艦隊和滿載雷達以及干擾電台的轟炸機，分別航向加萊海岸地區的哈佛港及布隆尼港，佯裝作戰態勢，藉以分散德軍注意力，成功達到欺敵的目的。

⁴⁹ *KTB/OKW*, VII, 312.

⁵⁰ 西線總部於清晨五時五十分命令第十二 SS 裝甲師移防至利索，九時四十分卻遭國防軍總部命令取消動用預備隊。參見 Ruge (1979: 173); Sackers (1998: 245, 277).

⁵¹ 登陸日當天，盟軍付出約 4,900 名傷亡的代價。僅美軍於奧瑪哈灘岸一地，傷亡即達 2,500 名官兵，德軍三五二師則傷亡 1,200 名。

不過當隆美爾於當晚返抵司令部，並試圖摧毀盟軍的立足點時，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兩人依然堅持這只是盟軍的一次牽制攻擊，其目的是為了掩護隨後在加萊方面的主登陸作戰行動。他們這種信念除了受登陸戰稍後艾森豪與邱吉爾 (Winston Churchill) 有關侵入戰所作聲明的影響外，⁵² 主要是受下述兩種軍事判斷所強化：一方面對於盟軍在英國的兵力作了過高的估計 (Hart, 1979: 242)，另一方面，依照他們主觀的判斷，盟軍登陸地點應選在塞納河以北的地區，因為如此大規模的跨海登陸作戰困難度極高，所以登陸地點選在與部隊登船港口愈近，風險就愈小。同時登陸部隊也比較容易獲得空中掩護與支援 (Hart, 1979: 236; Guderian, 1998: 300)，採取這條路線顯然是較符合戰術的原則。

顯然，德軍指揮高層這種對盟軍戰略計畫與戰術意圖先入為主的主觀成見，多出自於理論上的判斷而較缺乏事實的分析。這種趨勢又受到盟軍無線電欺敵行動影響所強化，而導致對原來情報判斷與戰術部署愈益依賴。⁵³ 實際上，德國陸軍總部早於一九四四年春季，就已發現敵人將其精銳兵力由義大利戰場逐次調回英國，並在英國南部港口集結大量船艦。同時盟國空軍開始加緊轟炸法國境內交通線以及加強法國反抗軍的活動，這些徵候，都足以顯示敵人的登陸行動迫在眉睫。然而德方的情報單位卻一直缺乏有關敵方狀況的可靠情報，因此無法對盟軍企圖作正確預判，不僅惑於敵方登陸

⁵² Zentner (1994: 344); Sakkers (1998: 279). 當日上午艾氏透過英國廣播公司 (BBC) 以及中午邱吉爾在下議院均公開發表：「侵入戰開始，一連串的大規模登陸已揭開序幕」。

⁵³ Lewin (1981: 377-381); Piekalkiewicz (1998a: 109). 自一九四一年四月起英國「秘密情報局」(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SIS) 在代號「極端」(Ultra) 的情報任務中將德國密碼機「謎」(Enigma) 成功解譯，成為戰時盟軍截取德方情報資料的主要來源。同時並藉由無線電通訊製造假軍事情報，用以混淆德方情報機構對盟軍情報的蒐集與判斷。

的時間、地點與兵力規模，同時更對於海峽對岸盟軍所保留的兵力作了過高的估計。⁵⁴ 另外隆美爾的參謀單位，對敵人本土上所作的一切準備活動，更是缺乏適切的情報。因此倫德斯特與隆美爾，對於敵人準備人工港口以及海底輸油管等設備一事，茫然無所知，⁵⁵ 仍以為敵人開始登陸時，必先要攫取一處港口。

雖然希特勒自三月起曾指出盟軍登陸諾曼第海岸的可能性，並要求加強該地防禦工事。⁵⁶ 但他和隆美爾一樣相信，盟軍一定會在海峽兩岸距離最近的加萊地區進行主登陸，因為那裡也是德軍秘密武器 V-1(Vergeltungswaffe) 火箭發射基地所在。⁵⁷ 希特勒的這種想法又深受盟軍為掩飾登陸企圖所進行的欺敵行動所強化，⁵⁸ 因此直至七月二十五日他都將第十五軍團主力部隊留置於塞納河北邊，即使德軍已於諾曼第地區陷入劣勢，希氏仍拒絕將具有戰場決定性作

⁵⁴ *KTB/OKW*, VII, 297.

⁵⁵ Brown (1976: 496-500); Hart (1979: 236). 盟軍使用兩個用沉船與混凝土沉箱所構成的人造港口(長 61 公尺, 高 18 公尺, 寬 3 公尺), 代號「桑椹」(Mulberries), 只需拖過海峽即可使用。人造港口可確保盟軍登陸初期兵員補給來源不致中斷, 直到能奪下一處港口為止。另外還建有一支越過海峽的輸油管, 代號為「冥王」(Pluto), 通過這支海底油管, 運油船可以把燃油直接送往諾曼第海岸上。

⁵⁶ *KTB/OKW*, VII, 303.

⁵⁷ 加萊地區共部署了 55 處 V-1 火箭發射基地。V-1 火箭長 7.9 公尺, 最高時速 650 公里 / 小時, 可載 850 公斤彈頭, 最大射程 320 公里。參見 Warlimont (1978: 438-439); Speer (1999: 366).

⁵⁸ 詳見 Brown (1976: 462-472, 478-483); Piekalkiewicz (1998b: 397-398);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17-522). 這部分應歸功於盟軍的欺敵計畫, 盟軍的欺敵「堅毅」計畫 (Fortitude), 其目的在於迷惑德方情報機構, 並使德方相信盟軍將從英國東南部越過多佛 (Dover) 海峽登陸加萊地區。該計畫共分兩部分, 其一是虛構了美國第一集團軍 (First United States Army Group, FUSAG), 轄 15 個師, 由巴頓 (George S. Patton) 領軍, 集結於英格蘭東南部肯特郡多佛地區, 準備入侵加萊地區; 其次是英國第四軍團 (轄第二、七兩軍), 集結在蘇格蘭愛丁堡 (Edinburgh), 目標是入侵挪威。在諾曼第登陸後, 該計畫仍在誤導德國相信盟軍將在加萊地區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登陸一事上扮演重要角色。

用的該軍團兵力增援諾曼第地區，⁵⁹ 以免削弱用來防備他所相信盟軍即將進行大規模登陸的兵力。

事實上，對德國人而言，最大的意外並非盟軍在六月初於諾曼第登陸，而是登陸的主要地區竟然是在諾曼第，並且只有在這一地 (Wegmüller, 1986: 223)！而盟軍登陸諾曼第之先鋒部隊中有許多曾參與歷次登陸作戰，其所代表的指標意義，卻為德方情報單位以及指揮高層所忽視，例如：美國第八十二空降師曾參與一九四三年七月西西里戰役以及九月義大利薩來諾 (Salerno) 空降作戰。美國第一與第四步兵師都曾參與一九四三年初北非戰役，前者更參加稍後的西西里戰役，該師可謂最具登陸作戰經驗的美軍部隊。英國第七裝甲師與第五步兵師亦曾歷經北非艾拉敏 (El-Alamein) 戰役以及西西里戰役。這些登陸部隊久歷陣仗，若謂此次只是扮演欺敵佯攻的角色，著實令人難以置信。

雖然德軍早有盟軍登陸之心理準備，但當盟軍真正攻擊發起時仍然對德軍造成奇襲的效果。主要是由於德方氣象預測，六月初海象惡劣，並不適於實施大規模的登陸作戰，⁶⁰ 因此西線總部在戰情報告中甚至不認為「敵人的登陸已迫在眉睫」。⁶¹ 而因為氣候惡劣，不僅德國空軍偵察機中止了海峽地區上空的例行偵察飛行，六月五日夜間，海軍甚至停止了在塞納灣中的巡邏偵察任務 (Rommel, 1982: 484)。而塞納灣的布雷工作，則是當敵人登陸之後才匆忙開始進行強化。事實上，海軍方面從未想過要按照隆美爾的計畫在沿海敷設數量龐大的水雷。在他們的作戰優先順序下，實施潛艇作戰

⁵⁹ 諾曼第登陸戰初期希特勒曾命令遠從法國南部以及東線調派部隊馳援諾曼第守軍。十五軍團僅三四六師於六月十二日奉令支援諾曼第戰場。

⁶⁰ Deutscher Wetterbericht vom Nachmittag des 5. Juni 1944, 引自 Piekalkiewicz (1998a: 124).

⁶¹ BA/MA, RH 19 IV/40, Anlage zu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5. Juni 1944; KTB/OKW, VII, 299.

要遠比防衛敵人登陸來的重要。因此即使隆美爾不斷要求，但塞納灣仍然遭海軍忽視而未予充分布雷。⁶²

德國空軍方面，自一九四三年起為應付日益激烈的盟軍對德國本土的空中轟炸攻勢，已採取減少前線兵力，以補強國內防空力量之權宜措施。因此西線的空軍很難維持原有的實力。此外，第三航空司令部自一九四四年初在承受高損耗率的情形下，仍然執行希特勒對英國南岸工業城市以及各海港報復轟炸與布雷的任務 (Neitzel, 1995: 206-207)。但是由於雙方實力眾寡懸殊，德國空軍在損耗率居高不下的狀況下，根本無法完成封鎖盟軍補給的任務 (Magenheimer, 1997: 291-292)。雖然六月七日空軍總部 (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 OKL) 已下令將德國防空方面的戰鬥機單位，轉用到法國戰場，以支援陸軍作戰。⁶³ 但由於盟軍空軍先期轟炸，使法境通信系統陷於癱瘓，指揮上亦產生混亂現象，另外加上原有距海岸附近的機場在轟炸中損壞嚴重，使原本就缺乏足夠補給的德國空軍必須在離登陸灘岸更遙遠的機場起降。因此空軍受到作戰航程的限制，既無法充分支援陸軍，亦無法有效對抗敵人優勢的空軍，反而在作戰時蒙受更重大的損失。⁶⁴

不過，德軍雖遭受奇襲，並不表示他們毫無有效反擊盟軍的機會。西線防衛指揮成功的關鍵在於，國防軍總部所控制的裝甲預備兵力能否即時交由西線總部運用以及賦予該總部戰場指揮全權，可惜從登陸戰一開始，上述兩點就未曾實現 (Guderian, 1998: 299)。

⁶² Heiber (1962: 577-578), *Abendlage vom 18. Juni 1944 auf dem Berghof*.

⁶³ Cooper (1981: 333-334); Magenheimer (1997: 278). 總數約有 500 架戰鬥機與轟炸機。登陸戰剛開始西線德國空軍與盟軍空軍可用戰鬥及轟炸機的實力對比約為 30:1。德國空軍方面，由於長期擔負防衛本土空防任務而損失日益增大，單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就損失 10.7% 的戰鬥機兵力，因此很難對西線的陸軍兵力提供充分的空中支援。

⁶⁴ Cooper (1981: 335-336). 登陸戰後的首兩星期，德方損失即高達 594 架飛機。

再加上裝甲兵力部署分散，以致盟軍登陸後德軍想集中裝甲兵力實施大部隊機動作戰變為不可能，使得防禦勝利的可能性漸成幻影 (Guderian, 1998: 301)。雖然盟軍登陸的次日，第十二 SS 裝甲師之一部便加入在康城地區反擊英軍之行動，六月九日希特勒並下令調第二裝甲師以及第二 SS 裝甲師 (原屬第十九軍團) 馳援，⁶⁵ 十一日再令第二 SS 裝甲軍由蘇聯前線調回法國。⁶⁶ 但是同時間在塞納河以北，則仍有第一一六裝甲師駐守，該地區也還有 7 個步兵師駐守在海岸線上，坐等著一個永遠不會成為事實的登陸。⁶⁷

即令德方兵力分布不合理，尤其對裝甲兵力運用原則意見紛歧，造成登陸戰初期德軍指揮作戰的致命傷。但是德軍防衛部隊——尤其是裝甲師仍然能在情勢混沌下進行有組織的反擊，只是傷亡卻日益重大。⁶⁸ 對於那些曾在東線作戰經年的部隊而言，他們現在所面臨的是一種不同以往的「物資戰」(Materialschlacht) 與「消耗戰」(Abnutzungsschlacht)。⁶⁹ 面對敵方來自海面上的艦砲轟擊、絕對優勢的空中密集轟炸以及陸上砲兵與機械化步兵，即使在東線時德軍所賴以維繫作戰意志的堅忍、犧牲精神，此時在盟軍不惜物資消耗的作戰方式下，⁷⁰ 似乎在心理上對他們也發揮不了多少刺激

⁶⁵ *KTB/OKW*, VII, 313.

⁶⁶ *KTB/OKW*, VII, 314. 至六月底，該軍下轄之第九 SS「侯亨史陶芬」(Hohenstaufen) 及第十 SS「夫倫斯貝爾格」(Frundsberg) 裝甲師陸續投入西線戰場，使西線德軍裝甲師總數達到 12 個師，其中半數為黨衛軍裝甲部隊。

⁶⁷ *KTB/OKW*, VII, 320; Guderian (1998: 301).

⁶⁸ *KTB/OKW*, VII, 328-329. 德軍在六月六日的傷亡估計在 4,000-9,000 人，登陸初期又以三五二師與七一六師損失最嚴重，因為他們陣地正好面對盟軍 4 個灘岸(除猶他以外)。三五二師在六月一個月之內，總官兵 15,000 名中，只有 180 名生還。七一六師(約 10,000 名兵員) 開戰不到一週，至六月十一日只剩不到 4,000 人，傷亡達 6,000 之眾。

⁶⁹ *KTB/OKW*, VII, 326.

⁷⁰ *KTB/OKW*, VII, 314.

作用了(Stein, 1978: 200-201; Speer, 1999: 364)。

對盟軍而言，登陸作戰成功的關鍵在於先要鞏固一個具有足夠縱深的灘岸陣地，使作戰物資能不受敵方砲火干擾源源輸入，一旦達成這個目的，德方就很難再將盟軍驅逐出境。因此德軍想要擊敗敵人的登陸作戰，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最初幾天，也就是在敵人尚無法大幅擴張他們的灘岸陣地時，迅速將兵力集中在受威脅的登陸點上，發動逆襲攻勢，將敵人消滅。依戰術原則，這是一種正確的做法，因為在敵人登陸的頭幾天，德軍在機動兵力的數量上仍可維持一個局部的優勢。不過倫德斯特與史維本堡對於盟軍的空中優勢，並無深切的體認，無法明瞭在這樣空中優勢之下，對德軍作戰和戰術運用方面，會產生如何嚴重的影響。最明顯的是，盟軍空軍有系統的摧毀了通往諾曼第戰區的聯外道路，而持續的空中攻擊，亦使得裝甲預備部隊在前進途中遭受極大的損失，並遷延數日始能陸續抵達戰場。但是這時候，盟軍大致上已擊潰了德軍海岸防衛兵力，並向內陸擴張，並已在灘岸陣地中建立起補給基地及臨時飛機場。而此時這支在途中已經損耗不少實力的戰略預備部隊才對敵人發起反擊，事實上成功的希望已微乎其微了。⁷¹

當德軍的反攻失敗之後，倫德斯特及隆美爾旋即認清，德軍已經無法阻止盟軍在灘岸陣地繼續增加兵力，因此要想試圖堅守任何戰線都是希望渺茫的(Hart, 1978: 576)。隆美爾在六月十二日呈國防軍總部的報告「敵人增援部隊在強大空軍的掩護下，登陸速度遠超過我們預備隊馳援前線的速度，我們的海空軍毫無對抗盟軍空中優勢的能力。敵人空軍掌握深入內陸一百公里以內的

⁷¹ *KTB/OKW*, VII, 313; Ruge (1979: 180). 六月十日西線裝甲兵團指揮所遭盟軍空襲炸毀，司令史維本堡負傷，參謀長陣亡，更增加了德方指揮系統上的困難性。這一事件亦突顯出史氏在蘇聯戰場所累積並行之有效的裝甲作戰經驗在面對盟軍優勢空權的考驗下，並不適用於法國戰場。

制空權，不僅讓我方部隊白天根本無法自由行動，並且也阻斷了所有主要交通線」(Masson, 1997: 393)最能反映出這種悲觀的情緒。

當希特勒於六月十七日在巴黎東北方斯瓦松 (Soissons) 附近馬其瓦 (Margival) 的地下指揮所中召見隆美爾和倫德斯特時，雖然兩人均嘗試使希特勒深入了解當前情況，並一致要求更多的戰場指揮權限，尤其是能自由調動戰略預備隊。同時建議在被封鎖前將滯留柯騰丁半島的守軍和集結在康城附近的裝甲部隊撤出，意即放棄既有防線，然後在盟軍海軍艦砲射程以外的地方重新建立新防線，因為盟軍海軍的艦砲已使各部隊蒙受重大傷亡 (Gruchmann, 1995: 306)。但是希特勒卻拒絕了這些要求，仍堅持絕對不許撤退，並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瑟堡。⁷² 希特勒同時強調 V-1 武器對戰爭所具有的決定性影響，⁷³ 但是這種自六月十三日起使用的新兵器並未如倫德斯特與隆美爾所要求的，用來攻擊灘岸盟軍船團或是英國南部的港口，以求破壞敵人的後勤補給線，反被用來攻擊倫敦市區，冀圖破壞英國的國民精神意志。⁷⁴ 事實上，如能在六月六日登陸當天開始使用這種新武器集中攻擊盟軍的護航艦隊，可能對防衛作戰貢獻較大 (Magenheimer, 1997: 294)。

事實上，隆美爾當初主張將入侵之敵擊敗於海灘，不讓敵人鞏固任何灘岸陣地的設想，在此時顯然已經辦不到了，因為登陸的盟軍兵力已達 600,000 人之多，至七月的第一周末時，更增加到 1,000,000 人，其中包括 13 個裝甲師及 30 個機械化步兵師。此外

⁷² *KTB/OKW*, VII, 316-317; Rommel (1982: 478-479); Domarus (1988, IV: 2106-2107).

⁷³ *KTB/OKW*, VII, 971; Porezag (1997: 57, 62). 六月十三日起德軍開始向英國發射 V-1 火箭，至八月底總共發射 8,617 枚，平均每日發射 107 枚。除了中途故障墜毀及遭飛機攔截外，約有 28% (2,400 枚) 擊中倫敦或英格蘭南部，造成 4,000 餘人傷亡。

⁷⁴ *KTB/OKW*, VII, 315.

盟軍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德軍地面部隊在白天幾乎無法進行戰場運動。⁷⁵ 古德利安在六月二十日呈希特勒的戰況報告中也再次證明了隆美爾對西線德軍處境的悲觀看法：「任何在白天行軍的企圖都是無意義的，滿街上遭擊毀的裝甲車輛即是白天行軍的後果，想將擁有巨大人力、物力的盟軍趕下海已是不可能的事」(Fleischer, 1997: 23)。

六月二十九日，希特勒於貝希特斯加登的指揮部再度召見隆美爾與倫德斯特。希特勒對兩人關於彈性防禦的建議置之不理，再次強調要不惜一切代價固守既有防線，並下達立刻反擊的命令。至此緊要關頭，德方依舊沒有任何具體適應戰場變化的作戰計畫，⁷⁶ 隆美爾與倫德斯特兩人只是毫無希望的遵守希特勒的刻板命令——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康城 - 阿夫藍士(Avranches)之線，防阻盟軍向內陸實施突破。當所有努力遭遇困難而迫使他們不得不向希特勒要求採取有限度的撤退時，希特勒則於七月一日回覆他們：「所有單位都必須固守陣地」(Brown, 1976: 709)，旋即倫德斯特與史維本堡二人均遭免職。⁷⁷

正當盟軍於諾曼第集結兵力，準備實施突破之際，東線俄軍方面亦於六月二十二日(諾曼第登陸後兩週)——德軍攻俄三週年紀念日，發動夏季大攻勢。在出乎德方作戰意料之外——德方原先研判

⁷⁵ Domarus (1988, IV: 2107); Reuth (1992, V: 2072); Speer (1999: 366). 會談中當隆美爾企圖說明當前嚴重態勢，並建議希特勒考慮政治後果時，希氏譏諷說：「你不必為戰爭未來的進展操心，注意你自己的戰場吧」。自此希氏對隆美爾指揮能力的信心產生動搖，並將其視為悲觀主義者。

⁷⁶ *KTB/OKW*, VII, 316, 317, 327, 350. 在此階段希特勒唯有從各地增調兵力，例如六月中分別從挪威、丹麥以及國內調來八十九、三六三以及一九九 3 步兵師遞補調往諾曼第地區部隊之防區。六月十六日調八十六步兵軍(原屬第一軍團)歸 B 集團軍節制。七月二十六日希特勒下令調第九裝甲師(原屬第十九軍團)由法國南部調防至諾曼第戰場歸 B 集團軍節制。

⁷⁷ *KTB/OKW*, VII, 324; Domarus (1988, IV: 2113).

俄軍主攻方向將在德軍防線南翼，不意俄軍攻擊矛頭卻正對防線中段的中央集團軍，⁷⁸ 一如西線，德軍再次遭受奇襲。七月初，俄軍連續克復明斯克 (Minsk)、維爾那 (Wilna) 等要地，在德軍防線上撕開長達三百五十公里的大缺口。由於希特勒拒絕縮短戰線，以及「死守陣地，不准撤退」的嚴令，造成兵力居於劣勢的德軍逐次被優勢兵力的俄軍各個擊潰。在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內，德軍損失 28 個師，傷亡超過三十萬人，中央集團軍幾遭覆沒，演變成爲德國在東線戰場上最大的軍事挫敗 (Fleischer, 1997: 38-40; Guderian, 1998: 303; Overmans, 1999: 277)。德國此時已面臨東線戰場的最大危機，因爲和一年前相比，情勢愈形惡化。俄軍的攻勢不僅將戰線向德國方面推進達三百公里之遙，並已迅速朝向東普魯士邊界進逼 (Masson, 1997: 408)。

面對東西雙方戰場情勢的惡化，以及盟軍物資上的優勢，此時德方高級指揮官中幾乎沒有人再樂觀的相信，仍有將登陸敵軍驅趕入海的機會。相反的，時間很快的就能證明，盟軍將突破德軍防線並向法國內陸挺進。面對這種軍事情勢演變，即使是長期受希特勒信任的隆美爾也不得不向其指出尋求軍事手段以外方式解決戰爭的必要性，在七月十五日呈元首的報告中，他指出：

諾曼第前線的戰況日益惡劣，目前已經形成一個嚴重的危機，敵人不惜使用大量的物資——尤其是砲兵與戰車方面——同時他們更具有絕對的制空權，因此我方的傷亡率非常的高，每個師的戰鬥力量都在迅速的減弱，從國內補充來的兵

⁷⁸ *KTB/OKW*, VII, 14. 俄軍計使用 19 個軍團(其中含 2 個裝甲軍團)，編為 132 個師與 61 個旅(其中 45 個裝甲旅)，5,200 輛戰車與自走砲，31,000 門各式火炮與 4,000 架飛機。砲兵的優勢使得俄軍在 690 公里的攻擊正面上平均每公里配置 204 門大砲(德方僅 2-3 門)。德軍方面中央集團軍共轄 4 個軍團(含 1 個裝甲軍團)，編為 12 個軍，40 個師。詳見 Hillgruber & Hümmelchen(1978: 217-218); Salewski(1995: 80-83); Magenheimer(1997: 295-296)。

員，由於運輸上的困難，要遲至幾星期後始能抵達。傷亡總數已達 97,000 人 (其中軍官 2,360 人) —— 平均每天損失 2,500-3,000 人之數——而截至目前，補充總數只有 10,000 名，其中又只有 6,000 人實際上到達了第一線。物資上的損失亦同樣巨大，而補充的數量卻遠不敷所需，以戰車為例，損失達 225 輛，但一共只補充了 17 輛。敵人無視物資消耗的作戰方式，即令最驍勇的部隊，最後人員、裝備也終將逐漸的消耗殆盡。由於敵人不論人員或裝備日日均獲加強，而我方卻不見有力的增援，又無可掌握之裝甲預備兵力，空軍更無力切斷敵人補給，因此戰爭壓力愈趨重大，可預見的未來，敵人將突破我方防線，長驅直入。轄下部隊在各地均英勇奮戰，然而此種不平等的戰爭似乎已至盡頭，我認為我以集團軍司令的身份有必要將此情況說明清楚，並請您從此情勢中迅速做出結論。⁷⁹

顯然在德國未能成功抵擋英美入侵，並因德軍防禦力量每下愈況之際——儘管隆美爾努力企圖增強兵力，可是盟軍不斷攻擊所造成各單位在數量上的消耗卻日益增多，結果使德方人員裝備損失極為慘重——隆美爾已體認戰爭已無勝算，繼續抵抗是毫無意義且毫無必要，並且終將導致整個德國毀於戰火。

而此時德國內部也正處於政治上的危機，由於七月二十日軍方謀刺希特勒的行動失敗，隨後的鎮壓整肅不僅影響陸軍內部的士氣 (Hoffmann, 1998: 70-95)，而由於西線高級將領亦牽涉其中，使得前線將領產生自危心理，更加深軍事指揮上的癱瘓。而此時在諾曼第戰場方面，盟軍的下一目標已相當明顯，就是從登陸灘岸向柯騰丁半島方向突破，以攫取對盟軍補給後勤作業至關緊要的港口——

⁷⁹ Domarus (1988, IV: 2121); Salewski (1998: 295), Document No. 161 "Fernschreiben Rommels an Hitler vom 15. Juli 1944".

瑟堡。七月二十五日美軍發動代號「眼鏡蛇」(Cobra) 的攻勢作戰，⁸⁰ 以 6 個師為前導，企圖向南衝開德軍防衛圈，打通朝向不列塔尼半島的門戶。而德方卻仍集中兵力在盟軍登陸陣地的左翼——即康城地區。在德方的主觀想法中，英國與加拿大軍隊在作戰態勢上是較美軍對德國更具威脅，因為康城位於塞納河南岸，居通往巴黎交通樞紐地位，盟軍一旦攻占此地區，即打通前往巴黎的捷徑。而在德國人眼中，缺乏作戰經驗的美軍在登陸當天已於奧瑪哈海灘遭受重大損失，只需較少部隊即可予以遏阻。因此，德國在西線的裝甲兵力，幾乎全部部署在康城以北英、加軍隊的弧形陣線上。而英軍為配合美軍行動，同時在康城地區發動的攻勢並不在奪取康城並一鼓作氣直趨巴黎，而僅在牽制德軍兵力並掩護美軍在右翼的突破 (Zentner, 1994: 345)。正由於對盟軍戰略企圖的誤判，導致德軍 7 個裝甲師在康城地區遭英軍及加拿大部隊牽制，⁸¹ 因此美軍並未遭遇激烈抵抗，即於七月三十一日在右翼成功突破德軍防線，攻占戰略要地阿夫藍士 (Patton, 1996: 492)。美軍的突破，意謂諾曼第戰場膠著局面的終結，並為盟軍實施後續機動迂迴作戰贏得了廣大的內陸運動空間。⁸² 此後，巴頓將軍第三軍團的裝甲部隊一部橫越不列塔尼地區，另部朝東迴旋側擊德軍防線，德軍已無力作有效的反擊。⁸³ 至此諾曼第之戰勝負已判，德軍步兵對盟軍攻擊已無法作出

⁸⁰ 此次作戰美軍集結 4 個裝甲師以及 11 個機械化步兵師攻擊德軍 9 個師(2 個裝甲師及 1 個裝步師)殘部，在人員與裝備的數量與質量上，均占絕對優勢。

⁸¹ Stein(1978: 199); Weinberg(1995: 731); Hahn(1998, II: 259). 七月十八日英軍發起「佳林」(Goodwood)作戰，出動近 2,000 架轟炸機對德軍防地實施地毯轟炸，一日內共投下 7,700 噸炸彈。英軍作戰目的在於強化德方相信盟軍將在康城附近突破，以配合在加萊地區進行第二次登陸。被英加部隊牽制於康城地區的德軍裝甲師為：第一、九、十、十二 SS 裝甲師以及陸軍第二、二十一與一一六共 7 個裝甲師。

⁸² *KTB/OKW*, VII, 467-468; Gruchmann (1995: 309).

⁸³ *KTB/OKW*, VII, 327-328; Patton (1996: 473, 494). 巴頓早於七月六日秘密抵達法

有效抵抗，只剩下過度使用並已遭重擊的裝甲部隊尚有餘力與盟軍繼續周旋戰鬥而已。⁸⁴

為配合北部的作戰，以利南北夾擊德軍，八月十五日盟軍更發動原代號為「鐵砧」(Anvil)的「龍」(Dragoon)作戰，美法聯合兵力(第六集團軍 Jacob L. Deves 中將)於法國南部坎城(Cannes)與土倫(Toulon)之間的地中海沿岸登陸。⁸⁵ 而在長約五百公里的法國地中海沿岸德軍僅配備有 7 個步兵師(其中 4 個為守備師)。由於德軍在法國南部的防衛力量因部隊不斷抽調到諾曼第方面增援(尤其是第二 SS 裝甲師、第十七 SS 裝甲步兵師以及重砲兵等)，在八月間已經變得十分薄弱。⁸⁶ 因此盟軍的登陸僅遭遇輕微抵抗，並沿著地中海岸里維拉(Rivera)向坎城、尼斯(Nice)與義大利邊境推進。另路則沿隆河(Rhone)北上，推進亞威農(Avignon)、里昂(Lyon)。為免遭盟軍南北夾擊包圍，而使部隊全部殲滅，希特勒於十六日同意法國南部、西南部的 G 集團軍部隊(主要是十九軍團)迅速退向德法邊界

國戰場，八月一日正式接掌第三軍團司令，至此盟軍不會在他領導之下於加萊地區登陸之事實始為德方認清。

⁸⁴ *BAMA*, RH 19 IV/44,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24. Juli 1944; KTB/OKW*, VII, 329. 至六月底，德方損失約在 47,515 名，七月十二日又增為 65,865 名，七月底更高達 114,000 名陣亡，41,000 名被俘，僅獲 14,594 人補充；而德方戰車損失更高達原有實力 56%，然而補充量卻不到損失總數的 7% (即損失 759 輛，補充僅 53 輛)。

⁸⁵ *KTB/OKW*, VII, 328-329. 此次作戰由美軍第七軍團(Alexander M. Patch 中將)——第六軍(Lucian K. Truscott 少將)三師與法國第一軍團第二軍(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 將軍)四師擔任攻擊部隊。至八月十七日，盟軍已登陸 90,000 名兵員、12,000 輛各式車輛以及 45,000 噸軍用物資。

⁸⁶ *KTB/OKW*, VII, 318, 329, 351, 355. G 集團軍中戍守比斯開灣地區的第一軍團只有八十步兵軍(下轄一五八守備師)以及六十四步兵軍(下轄一五九守備師及九五印度團)餘部，共兩個守備師防衛 500 公里長的海岸線。地中海方面第十九軍團所轄兵力計有八十六步兵軍(下轄 4 個師)、空軍第四步兵軍(下轄 3 個師)以及第十一裝甲師。其中空軍第四步兵軍中 3 個師乃從外地以及在諾曼第被擊潰的部隊中調來，以替代在六月底調至諾曼第之原有部隊。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97-598)。因此除了土倫與馬賽 (Marseille) 兩地的守軍堅守至月底外，⁸⁷ 德軍在法國南部已無有組織的抵抗。

諾曼第方面，由於希特勒死守陣地的戰術運用，以致部隊喪失撤退的時機，八月中德軍於法萊茲 (Falaise) 地區終遭圍殲。⁸⁸ 至此德軍在塞納河西岸的抵抗結束，巴黎門戶洞開，⁸⁹ 盟軍於八月二十五日光復巴黎。事實上，西線德軍潰敗已成定局，約 50 個師被消滅或遭擊潰，其中裝甲兵力損失尤為嚴重，2,200 輛戰車及裝甲砲車中遭擊毀 1,800 輛(占 82%)，⁹⁰ 傷亡約 330,000 官兵。⁹¹

⁸⁷ *KTB/OKW*, VII, 352, 355. 土倫於八月二十三日，馬賽則於八月二十八日相繼失守。詳見 Funk (1992);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98-603).

⁸⁸ *BA/MA*, RH 19 IV/9b,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20. August 1944*; *KTB/OKW*, VII, 356-357. 法萊茲位於康城南方 40 公里處，八月十八至二十一日，德軍第七軍團及第五裝甲軍團共 7 個軍 21 個師殘部，約 120,000 人在此地區被盟軍包圍(北翼英軍第二軍團與加拿大第一軍團，南翼美軍第一軍團)於長 36 公里、寬 15 公里的口袋陣地中。戰役結束，德軍陣亡約 10,000，近 50,000 名被俘。雖半數以上德軍倖能逃脫包圍圈，但重裝備喪失殆盡，尤以裝甲部隊為甚(約損失 400 輛戰車、7,000 輛車輛與 990 門火砲)。至法萊茲包圍戰結束，德軍陣亡、失蹤、被俘人數已達 250,000 人(其中包含 14 位將領及 201 位指揮官)，約 39 個師遭擊潰。

⁸⁹ *BA/MA*, RH 19 IX/9b, *Tagesmeldung der H.Gr. B vom 16. August 1944*; *KTB/OKW*, VII, 347.

⁹⁰ *BA/MA*, RH 19 IX/88, *Wochenmeldung der H.Gr. B vom 21. August 1944*; *KTB/OKW*, VII, 327; Fleischer & Eiermann (1997: 44); Williamson (1998: 172). 據資料顯示，至八月底整個西線德軍可用戰車總數僅存 70 餘輛。其中裝甲教導師至七月二十八日歷經 49 天戰鬥後，傷亡過鉅已名存實亡。

一九四四年八月底西線德軍各裝甲師實力表

單位(師)	殘餘兵力	戰車(輛)	砲兵	單位(師)	殘餘兵力	戰車(輛)	砲兵
1. SS	步兵營	-	-	陸軍 2.	1 營步兵	-	-
2. SS	430 人	15	6 門	21.	4 營步兵	10	-
9. SS	460 人	25	20 門	116.	1 營步兵	12	2 門
10. SS	4 營步兵	-	-	教導師	被消滅		
12. SS	300 人	10	6 門	9.	於摩爾坦(Mortain)被圍		

隨著戰局惡化，德軍在西方戰場防線趨向全面崩潰，只是時間問題。同月底，巴頓的裝甲部隊直趨德法邊區的麥次 (Metz)，距德國西部工業重鎮薩爾區 (Saar) 僅四十餘公里，而離萊茵河岸也不及一百五十公里之遙，通往德國的門戶大開。同時北翼英軍於九月三日攻占比利時首府布魯塞爾 (Brüssel)，德軍被逐出法國、比利時。在東線，俄軍亦於七月中旬起，再次沿著德軍防線全面攻擊南北兩翼，前鋒已逼進波蘭首都華沙 (Warschau) 近郊。巴爾幹方面，八月底九月初，為求避免遭俄軍侵襲，原德國盟邦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亦相繼對德宣戰，德國則喪失了位於羅境，攸關德國軍備生產能力意義重大的普洛斯特 (Ploesti) 油田。⁹²

肆、德國西線防衛作戰的缺失與檢討

就戰役本身而言，盟軍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於諾曼第登陸，是超出希特勒、倫德斯特以及隆美爾的直覺與經驗之外的行動。他們三人都曾預期盟軍會在塞納河以北的加萊地區進行更強大的主登陸，在盟軍的欺敵作戰下，德軍高層一直到七月還對此一看法深信不疑。而盟軍發起攻擊後三個星期，不僅已經鞏固了他們的灘岸陣地並向西朝向柯騰丁半島擴張。六月三十日，美國第七軍攻占了瑟堡，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港灣提供了盟軍在歐陸上後續作戰的補

⁹¹ *BAMA*, RH 19 IX/8, Wochenmeldung der H.Gr. B vom 14. August 1944; Overmans (1999: 265-266, 272). 其中 B 集團軍戰損 159,000 餘，包括 243 名指揮官以及 3,630 名軍官。西線高級指揮官損失方面計有 3 名總司令：1 位受重傷 (Rommel)，1 位自殺 (Kluge)，1 位遭撤換 (Rundstedt)；5 位軍團司令：2 位受重傷 (Hausser; Schweppenburg)，1 位陣亡 (Dollmann)，1 位被俘 (Eberbach)，1 位遭撤換 (Salmuth)；軍、師長陣亡或被俘則超過 15 名。

⁹² *KTB/OKW*, VII, 15. 八月底德軍撤出羅馬尼亞，計損失 16 個師，180,000 兵員 (其中被俘 150,000 人)。

給基礎。⁹³ 即令此時諾曼第登陸的規模以及盟軍意圖已很明顯，希特勒遲至六月二十九日仍拒絕讓第十五軍團部隊從加萊地區調往諾曼第，增援那裡處境艱困的守軍。直至七月底，德方意識到盟軍第二次登陸的可能性大減，⁹⁴ 二十八日始下令調動十五軍團所屬之八十四、三三一兩步兵師以及原屬第一軍團之七八守備師至諾曼第戰場。隨後軍團預備隊八十九師、一一六裝甲師、三六三師等部隊亦陸續南調。⁹⁵

另一方面，德軍的頑抗使英軍直到七月末才攻占康城，使盟軍遲至八月中旬才得以向巴黎挺進。⁹⁶ 英軍攻擊雖然並不順利，但是卻成功的掩護了美軍的進攻方向，並且由於他們構成的威脅，迫使德軍集結重兵防守康城並牽制了德軍向諾曼第的增援兵力——尤其是裝甲師，使得德方喪失使用預備隊的自由。

從德國或是盟軍方面來探討，都有若干影響諾曼第登陸成敗的因素。首先是盟軍掌握了海空兩方面的物質絕對優勢，易言之，盟

⁹³ Harrison (1951: 438-448); Neitzel (1996: 392). 瑟堡德軍防守司令史里本將軍於六月二十六日投降，所有抵抗則遲至三十日始告結束。雖然遠超過作戰計畫中所預定的日期(原訂為六月十四日)，盟軍終於在登陸後攻占了一個深水港。不過，德軍在投降前已將港口設備徹底破壞，致使盟軍耗費兩個月時間修復，至九月七日始能恢復正常運作。

⁹⁴ *BA/MA*, RH 19 IV/44,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24. Juli 1944.

⁹⁵ *KTB/OKW*, VII, 341. 八月十日三四四守備師(原屬十五軍團)奉調歸第七軍團節制。根據國防軍總部作戰廳副廳長瓦里蒙特將軍在八月十二日所做的狀況判斷中顯示，德方高層仍未完全將盟軍此種可能性排除，因此從加萊地區大規模的調兵行動仍在審慎評估中。*KTB/OKW*, VII, 327, 329, 458.

⁹⁶ 經歷四星期激戰，康城於七月九日被攻陷，但城東部分直到十九日德軍抵抗才完全停止。康城地區能堅守如此久，主要歸因於德軍採縱深防禦部署，其防禦陣地縱深達 12-15 公里，其第一線據點位置於野戰工事正後方，由雷陣及側翼火力陣地構成；第二線據點位於第一線據點後方 4-5 公里處，由雷區、刺絲網及重機槍和反戰車砲陣地構成；再向後 4-5 公里外處則是主防禦據點，由戰車、自走砲以及反戰車砲等陣地構成，這種防禦系統可承受多次攻擊，甚至猛烈的空中轟炸而仍能擊退進犯的敵軍。英軍作戰進展遲緩，正足以顯示德軍防禦陣地之堅固。

軍侵入戰的成功具體體現在德國海、空軍的軟弱無力上，面對首波登陸時盟軍所支配的龐大船團(除了登陸、運輸船艦，另外有 1,213 艘戰艦，其中有 7 艘主力艦，23 艘巡洋艦以及 105 艘驅逐艦)，德國海軍只擁有少數驅逐艦、魚雷快艇以及潛艇能與之對抗，雖然六月七日晚駐紮在瑟堡及哈佛港的快艇與潛艇部隊曾攻擊盟軍登陸艦隊，但雙方實力眾寡懸殊，在盟軍嚴密反潛防衛下，德軍各式艦艇不僅無法有效攻擊盟軍船團，對於作戰更難以有決定性的影響。⁹⁷而英國空軍更於六月十四、十五日出動 325 架重轟炸機攻擊哈佛港及布隆尼港的德國海軍基地，摧毀 27 艘快艇，並於布列斯特港附近擊沉另兩艘驅逐艦，幾乎癱瘓德國西線海軍的作戰能力。⁹⁸

而盟軍優勢的空中兵力，從登陸一開始不僅運載空降部隊進入德國防線後方，更藉由空中攻擊造成德方交通及通訊系統癱瘓，使得德軍任何及時向前線增援的行動變得困難重重。在登陸日當天，盟軍空軍曾集中轟炸奧爾河口至柯騰丁半島東岸間的德軍海岸碉堡、工事、砲兵據點、雷達站以及後方補給及運輸路線。登陸最初二十四小時內，盟國空軍總共出動 14,674 架次飛機執行任務(損失 133 架)，而德國空軍只有 319 架次(其中包含為躲避盟軍猛烈防空砲火的夜間 59 架次)，僅占對方 2% (Hillgruber & Hümmelchen, 1978: 214-215; Neitzel, 1995: 221-223)，相較之下德國空軍對盟軍作戰根本不構成威脅。實際上，在整個西線的德國空軍兵力原本薄弱，又要負責從荷蘭至法國地中海廣大區域的空中防衛，更顯得力有未逮。⁹⁹

⁹⁷ Neitzel (1995: 224); Kühn (1997: 291-294); Kurowski (1999: 273). 登陸初期盟軍海上主力中僅 2 艘驅逐艦、1 艘巡洋艦遭德國海空軍擊沉，另有 1 艘主力艦遭水雷重創。德軍方面則有 2 艘潛艇遭擊沉，6 艘受創。

⁹⁸ *KTB/OKW*, VII, 312; Hümmelchen (1996: 175-176); Kühn (1997: 297-300).

⁹⁹ Cooper (1981: 334-335); Groehler (1981: 423-424). 六月二十日負責支援登陸作戰的美國空軍第八航空軍 (8. USAAF) 更分兵 1,500 架轟炸機與 1,000 架戰鬥機轟炸

盟軍若非享有絕對的空中優勢，則就不可能有機會在海灘建立他們的立足點，雖然海軍艦砲的火力支援也相當重要，兩者均有效的阻絕德軍預備隊的集結與實施反擊，¹⁰⁰ 但決定性因素還是空軍的轟炸效力。¹⁰¹ 事實上，盟軍在歐洲大陸享有制空權所帶來的直接利益是使得諾曼第登陸戰在不受德國空軍的干擾下得以順利進行 (Murray, 1992: 92)，在登陸戰前夕，因為盟軍空襲的效果——將東面塞納河以及南面羅亞爾河上的橋樑大都炸毀之後，使得諾曼第戰場已變成一個「戰略性的阻絕地區」(strategical isolation zone)，其對德軍戰術行動與補給運輸方面的妨礙均有重大影響 (Hart, 1978: 572)。而登陸當天盟軍大規模的空軍轟炸，不僅將德軍通信體系大部分摧毀、造成指揮系統癱瘓以及使其補給方面受到極嚴重的打擊，同時更徹底削弱了大部分德軍預備隊的機動力並使其戰鬥力遭受重大損害。儘管身處於劇烈空襲與重砲轟炸之下，德軍卻仍能在兵力不足、補給缺乏的情況下，在諾曼第戰場與優勢的盟軍周旋至七月底，顯見其整體戰鬥力尚未瀕臨瓦解。¹⁰²

北德漢堡(Hamburg)、波立茲(Pölitz)等地的人造石油工廠。

¹⁰⁰ BA/MA, RH 19 IV/48, Anlage zu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20. Juni 1944; KTB/OKW, VII, 323; Hart (1979: 244)。來自盟軍空中密集轟炸、地面砲兵彈幕射擊火力以及從海上艦砲的轟擊阻止了幾乎所有德軍反擊灘岸的行動。其中又以艦砲轟擊最具威脅性，砲擊所產生的氣爆足以讓 45 噸重的德軍豹式(Panther)重戰車整個翻覆。而艦砲的射程可達內陸 20 公里遠，幾乎所有戰區內橋樑、交通要道及便道均在其射程內，配合空中偵察機的指示目標，德軍戰車及部隊集結很容易就成為盟軍艦砲攻擊的目標。這種協同、密集而且火力強大的陸海空聯合兵種火砲攻擊方式，是那些在蘇聯戰場轉戰經年的德軍指揮官們所從未體驗過的。在西線總部的報告中，倫德斯特承認除了空中轟炸外，盟軍海軍艦砲轟擊也是阻礙德軍實施反擊的主要因素，其規模與效力都令人震撼。

¹⁰¹ KTB/OKW, VII, 313.

¹⁰² BA/MA, N 117/23, Bericht des Oberkommandos H.Gr. B über Frontfahrten vom 13. Juni 1944; Seidler (1993: 73); Neitzel (1996: 401); Carell (1997: 123)。不過，德軍作戰部隊士氣亦日漸低落，自六月中起士兵潛逃事件明顯增加。同時，自侵入戰開始，盟軍便有計畫的對駐守在海峽沿岸德軍部隊中的外國人單位加強宣傳

其次是盟軍的欺敵計畫成功的造成德國軍事高層錯覺，並使之相信登陸地點將在海峽兩岸最狹窄的地區——加萊地區進行。盟軍情報單位藉由虛構了一支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的美國第一集團軍，並透過其偽造軍團、軍與師級部隊之間的無線電通訊作業，誤導德國情報單位相信盟軍已準備使用這支兵力橫渡海峽進行登陸作戰 (Carell, 1997: 21-22; Ritgen, 1998: 52-53)。同時四月中德國國防軍總部作戰廳錯估盟軍在英國兵力約 65 個師，五月間又增為 70-80 個師，六月初陸軍總部主管敵情分析的「西線情報署」(Abt. Fremde Heere West) 更高估為 90 個師，其中包含 16 個裝甲師、9 個空降師以及 22 個獨立旅。¹⁰³ 由於對敵方兵力估計過高，使得希特勒一直不敢動用駐紮在塞納河以北的十五軍團兵力去增援諾曼第地區。¹⁰⁴ 至七月中，德方仍相信盟軍將有第二次大規模登陸 (Hart, 1978: 579-582)，此緣由於倫德斯特以及隆美爾對盟軍後援兵力規模的情報誤判，因此認為盟軍在英國東南部仍集結一支強大的兵力，準備進行第二次登陸。¹⁰⁵

根據隆美爾自己的說法，他認為影響德國防衛作戰勝負的主要因素如下 (Ruge, 1979: 174-175)：

工作，尤其是對為數眾多，且分散配屬於各師中的東方部隊——大都由俄屬高加索地區的民族所組成。藉由大量俄語傳單，鼓勵他們陣前起義，脫離德方陣營。事實上，東方部隊戰力低下，遇敵即潰。以七一六師為例，盟軍登陸後，據點只剩德籍官兵堅守陣地，俄籍士兵非降即逃。正如史里本將軍 (Karl-Wilhelm v. Schlieben, 七九守備師師長) 所言：「如果奢望他們在法國戰場幫我們對抗美國人，實在要求過份了」。

¹⁰³ *KTB/OKW*, VII, 298.

¹⁰⁴ *KTB/OKW*, VII, 326; Irving (1977: 649).

¹⁰⁵ *KTB/OKW*, VII, 324-326. 六月底西線總部研判已登陸盟軍約有 30 師之眾，但至少仍有 67 師部隊在英國南部集結待命(事實上盟軍總計只有 43 個師，其中 13 個裝甲師以及 30 個步兵師)。七月中西線總部仍錯估盟軍登陸兵力為 250,000 人，32 個師；七月底西線總部研判已登陸盟軍約有 40 師之眾，但至少仍有 52 師部隊在英國，因此誤判在月中將有第二次主登陸。

一、防衛的步兵師缺乏戰力，裝備不足，碉堡工事建構未臻理想，補給狀況不良；二、第十二 SS 裝甲師部署位置太遠(未能依計畫部署於橫跨維爾河地區)，無法及時發揮反擊功能；三、裝甲教導師未部署於維爾河及奧恩河之間，離海岸線太遠，以致未能於登陸當日進行反擊；四、第三防砲軍未部署於維爾河及奧恩河之間地區；五、火箭砲旅(Nebelwerfer-Brigade)未依防衛計畫部署於奧恩河以西卡倫坦地區；六、塞納灣地區並未依防衛計畫予以布雷；七、欠缺足夠的空中支援，致使地面部隊運動困難；八、海軍支援遠未臻預期，尤其是在登陸日當晚，塞納灣並沒有巡邏艦艇防護；九、缺乏有組織的後勤補給系統；十、指揮系統權責混淆不明。

其中二至五點都是登陸前隆美爾要求部署而遭希特勒否決，否則這些部隊就正好駐在打擊入侵的有利位置上，而不像六日當天，只有第二十一裝甲師是部署在他所預期盟軍登陸的地區中。

德方戰術錯誤也包括在海岸防禦線之後並未構築良好的預備陣地，以致無法及時補充前方損失，更不能及時集結一支強大的預備隊。事實上，缺乏充裕的人員與物資一直是德軍的主要弱點之一，因此兵力分配不足，而不能使它長期實施防禦作戰。同時蘇聯在一九四三年的夏季和冬季攻勢也對德軍西線防衛造成了排擠效應，因為東線成為部隊和物資優先補給的地區，西線反成為東線的兵力補充主要來源。一九四四年夏，國防軍一半以上的總兵力被牽制在東線，以防俄軍可能發起的大攻勢，相對的西線總部只支配 58 個師作為防衛兵力——其中大部分都是作戰經驗不足，充其量只能算是二流部隊的師。¹⁰⁶ 此外，德軍防衛兵力雖有 58 個師，但就戰術部署而言，防地太過遼闊，兵力相對分散，正所謂「備多而力分」。

¹⁰⁶ Umbreit (1999, V/2: 955, 976). 一九四四年六月德軍在東線維持約 2,250,000 (計 157 個師) 兵力，占德國地面部隊總兵力(約 4,270,000) 53%。而同時西線轄區僅有約 950,000 (計 58 個師) 兵力，只占 22%。

同時大部分的單位是屬於守備師性質，缺乏戰場機動力，因此彼此間戰術協調支援的能力嚴重不足。

儘管如此，隆美爾的防禦措施仍抑制了盟軍在短時間內大舉擴張灘岸陣地的企圖 (Magenheimer, 1997: 293)。尤其在缺乏戰車與防空砲火的支援下，登陸日在奧瑪哈海灘三五二步兵師仍能成功的防守陣地並將登陸美軍侷限在狹小的灘岸上，另外盟軍的後勤補給亦因海岸障礙物的阻擾而遠不敷原訂計畫的標準。¹⁰⁷ 但是德軍卻未能利用盟軍此項弱點而在盟軍登陸後發動大規模逆襲，將盟軍擊退。主要原因在於指揮系統缺乏效率，無法對戰場狀況立即反應以及預備兵力位置太遠，無法適時支援。

登陸日當天德方指揮體系發生的遲誤，主要因負責戰區指揮的隆美爾正在位於德國南部烏姆 (Ulm) 附近的家中，並計畫隨後前往上薩爾茲堡晉見希特勒，希望能藉此機會獲得更多的人力物力資源——尤其是增派裝甲師，以應付盟軍的入侵 (Ruge, 1979: 169)，因此盟軍於六月六日展開的第一波登陸行動時他並未在現場。¹⁰⁸ 此外，負責該地區防務的第七軍團司令亦因赴不列塔尼地區雷恩市 (Rennes) 視導演習不在指揮部，而無法迅速作出反應。¹⁰⁹ 而希特勒本人又堅持對裝甲預備隊的使用保留最後決定權，因此開戰之初對德方最有利的反擊時機就此稍縱即逝。雖然該地區的第二十一裝甲師，當日傍晚曾對英加部隊發動逆襲，但是由於兵力薄弱，未能產

¹⁰⁷ Harrison (1951: 351); Waddell (1994: 55). 據統計登陸頭兩日，盟軍運載上岸的兵員較原計畫少 20%、車輛少 50%、物資短少更高達 75%。

¹⁰⁸ BA/MA, N 117/22, Tagesbericht des Oberkommandos H.Gr. B vom 6. Juni 1944. 隆美爾直至當天深夜九時半始從德國趕回其司令部並聽取戰況簡報。

¹⁰⁹ Carell (1997: 89-90). 登陸日當天，負責諾曼第地區防務的師長亦有多名因遠赴離諾曼第 200 公里遠的雷恩市參加演習而不在場。如七 九守備師師長史里本中午始趕回，九十一空運師師長法萊 (W. Falley) 則於歸途中遭美軍狙殺。

生重大影響。¹¹⁰ 另外解除裝甲預備隊管制的命令雖在下午二時半發出，然而裝甲部隊加入戰鬥的時機已失之過晚，並有逐次分割使用過失。

更重要的是，德軍高層指揮部中對於盟軍可能侵入的地點，以及應如何對應的方法，一直是意見紛歧。所以使任何一種協調、立即並強力的反擊行動愈發變為不可能。隆美爾堅持在灘岸擊敗敵人是唯一致勝之道，因此他致力整合陸海空三軍種可用之兵力來進行防禦作戰，不過德方軍事高層顯然並未認清此種三軍聯合作戰方式的必要性並賦予應有的重視，反而傾向尋求以陸軍裝甲兵力殲滅敵人，而無視於敵人海空軍壓倒性的優勢(Umbreit, 1998: 152-153)。希特勒本人更是固執的相信「大西洋長城」的防禦功能，因次拒絕頒佈統一的戰術作戰指令。指揮系統上，即使到了盟軍灘岸陣地已經穩固，希氏仍不願賦予他的前線指揮官們指揮全權與行動自由，依然在後方直接指揮並發佈與瞬息萬變戰場情況相矛盾的作戰命令。

事實上，整個西線戰場的軍事指揮是由位於東普魯士境內，遠離戰線 1,300 多公里之遙的國防軍總部作戰廳秉承希特勒意旨來操控。¹¹¹ 作戰廳在理論上應擔負擬定作戰計畫及指導的任務，但是實際上卻淪為秘書處的角色，它的工作就只是把希特勒的想法與指示，轉化成正式的軍事命令而已(Görlitz, 1998: 399-401)。

此外，前線高階軍事指揮官指揮權又時受希特勒甚或國防軍總部掣肘干預。希特勒並且經常試圖用個人命令干涉下級指揮機構的指揮(Manstein, 1998: 314)，而這種個人命令通常對於指揮和作戰

¹¹⁰ BA/MA, RH 19 IX/93, Tagesmeldung des Oberkommandos H.Gr. B vom 6. Juni 1944; Luck (1991: 179-180).

¹¹¹ 自一九四一年德軍攻蘇後，東線戰場的戰術及戰略指揮全歸陸軍總部負責，而其餘戰場的指揮權限則屬國防軍總部管轄。

只會產生妨礙與破壞作用。即使如隆美爾負守衛重責，但卻無統一指揮、調派部隊全權 (Rommel, 1982: 484)。以致在戰爭期間，德方很難像盟軍一般，有一個最高統合與協調組織，而能形成協同一致的策略。德軍之失敗，指揮權責以及作戰指導方式混淆不清雖不是唯一決定性因素，但是它卻強化了在人力、物力均占絕對優勢的盟軍的戰略優勢。而指揮系統混亂，事權不統一，卻是出於希特勒長期不信任軍事將領的心理。¹¹² 他原認為將領們多缺乏忠誠，並傾向反對國家社會主義，因此導致他經常直接干預軍事指揮 (Reuth, 1992, V: 2063; Hofer, 1997: 257)。此外，因人設事，指揮單位疊床架屋而彼此牽制，反而有利於他一人掌控 (Franz, 1980: 250)，如西線裝甲兵團之設置，即為顯例。這和國社黨黨政機構龐雜，權責不明，以及希特勒在正規軍事體系之外，另創設黨衛軍的情況如出一轍 (Wegner, 1997: 307; Schlie, 1999: 214)。希特勒的作法就是要造成這種指揮上的衝突對立，以利他在所有問題上都能擁有最後決定權。

此外，希特勒固執持守「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的原則，¹¹³ 而當他愈是將「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的原則，當成其指揮藝術的關鍵核心時，於是也就愈不願意頒布對戰局發展具有預見的長期性訓令 (Manstein, 1998: 315)。如同在東線一般，任何縮短戰線以避免部隊遭敵軍圍困並儘可能減少傷亡的措施，均遭希特勒嚴格禁止。他的命令只有「不惜任何代價堅守」。當七月初，倫德斯特建議將預備兵力及裝甲部隊撤出康城地區，並在奧恩河東岸建立新防線，以求

¹¹² Manstein (1998: 313); Schlie (1999: 214)。希特勒對於高級軍事指揮官具有不信任的心理，除了因為後者的生活方式與思考模式都與他迥異之外，主要還是源自於他個人出身以及教育背景等因素。

¹¹³ Manstein (1998: 310)。他所理解的戰爭藝術 (Kriegskunst) 就是倚賴蠻力，而意志力正足以保證蠻力運用成功。他認為軍事情況愈是困難，則「信心」愈是獲致勝利的保證，他並以此作為篩選師級以上幹部時的標準。

保全實力並重新掌握機動作戰的戰術主動，¹¹⁴ 不僅被希特勒拒絕，倫氏並因此遭到撤換。

事實上，在希特勒的統治之下，德國當時已失去任何有效解決其身處困境的方法。唯一的策略，就是希氏不准放棄吋土的要求，軍事形勢愈是惡劣，他要求部屬作戰到底的要求愈是嚴厲，希氏本人認為在戰場上唯有靠頑強抵抗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條件 (Manstein, 1998: 615)，而也唯有那些具有不屈不撓意志，堅信政府領導並作戰至最後一顆子彈的軍官才是希特勒在戰爭中最後的倚靠，雖然他早已失去這場戰爭的勝利 (Neitzel, 1996: 381)。

由於在西線上的德軍兵力陸續都已投向諾曼第戰場，並且因著希特勒的命令——禁止作任何方式的撤退，使得他們只得坐困在戰場中直到最後被盟軍的優勢兵力擊潰為止，而倖存突圍的殘部也已失去有組織的抵抗能力 (Hart, 1978: 583)。德方採取此種就地防禦的策略，不但在法國如此，在所有被占領的國家中，莫不如此。此種防禦政策，就其本身而言，實在是一個無法實施且注定失敗的政策。

對於隆美爾與倫德斯特之間有關防禦理論之歧見，希特勒採取折衷之部署，反使兩種方式在盟軍登陸後均無法充分發揮。除了裝甲預備隊不歸西線總部統一指揮，而是分配在三個不同的指揮機構中，所以要協調出一致反擊行動的可能性已大為減低；另外，裝甲預備部隊控制在離海岸線較遠的地區，即使隆美爾的理論正確，機動預備部隊也無法及時趕到海岸，而進行集中有效的反擊。

此外，由於盟國空軍在西線戰場上完全掌控制空權，戰區內鐵路系統遭受嚴重破壞，德軍部隊已失去在戰場上運動的自由，任何運動戰的作戰形式，在盟軍的空中優勢下均變為不可能。因此裝

¹¹⁴ *KTB/OKW*, VII, 323.

甲預備隊正如隆美爾所預料般，裝甲兵力在敵人巨大海空優勢下，只能以緩慢並在損失重大的極度困難情況下從遠處駐地零星的趕赴前線戰場 (Rommel, 1982: 476-477; Boog, Krebs, & Vogel, 2001: 547-548)，而逐次分割式的投入戰場使得它們無法按計畫中對登陸的敵軍實施集中有效的反擊作戰。正如戰前倫德斯特與隆美爾所擔心的一樣，對防禦作戰而言，將預備部隊放在錯誤的位置與過早消耗裝甲部隊實力均將導致致命的後果。¹¹⁵

總結而論，德軍西線戰場防禦的最大弱點除了人員與物資的缺乏，更重要的是缺少統一的指揮。西線總部之權責不足以適應其任務，其從未能指揮海軍與空軍——西線的海空軍部隊分別由海空軍總司令部加以戰術管制。此外，西線總部與 B 集團軍之間作戰指揮系統的矛盾也因裝甲預備隊部署歧見而突顯出來，主要問題在於究竟誰負責指揮西線作戰，隆美爾曾要求一併指揮第一與第九軍團，最重要的是要能指揮西線裝甲兵團，使一切兵力在統一指揮之下從事防禦工作。¹¹⁶ 不過希特勒並未滿足他的要求，反而採取折衷方案：將法國南方防務交予新成立 G 集團軍(下轄第一、第九軍團)，另將裝甲部隊分割調配，如此部署後，使西線總部對其所屬成為一個名義上的監督單位，並由於未得希特勒批准不得使用裝甲預備隊之禁令，使其指揮權限在整個作戰指揮體系中大幅削減而降低其作戰指揮的角色。¹¹⁷ 再者，希特勒個人直接干涉下級，更使得前線將領無法對戰況作出適時的反應。事實上，所有部隊應在一位最高指揮官之下執行防禦和反擊行動，這樣才能使敵軍的攻擊在尚未登

¹¹⁵ *BA/MA*, RH 19 IV/1, Lagebeurteilung des Oberkommandos H.Gr. D vom 10. Januar 1944.

¹¹⁶ *KTB/OKW*, VII, 299-300.

¹¹⁷ *BA/MA*, RH 19 IV/48, Anlage zu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24. Juni 1944.

陸之前或至遲在登陸時就被擊潰。可惜在盟軍登陸後，沒有一位德軍高級指揮官能照這種方式協調行動，雖然戰事的發展迫使德軍重組其戰地指揮結構，八月一日希特勒同意授權西線總部全權指揮諾曼第以及不列塔尼地區的作戰行動，以求遏阻美軍繼續突破。然而即使是這遲來有限度的統一指揮權，卻早已錯失良機，難挽狂瀾。¹¹⁸

伍、結論

鑒於本身海、空軍實力太弱——無法在敵方集結部隊階段先發制人以掌握主動，亦即實施先制性的阻絕打擊，包括襲擾、破壞敵軍兵力集結與作戰物資供輸的條件下，德國防衛作戰的主要策略是著眼於敵軍登陸後，而灘岸陣地尚未建立前，以軍種聯合反登陸作戰，逐次殲滅登陸敵軍。基於此防衛策略，登陸當天以及隨後的幾天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是否能儘快的將裝甲預備部隊投入戰場並且組織兵種協同反擊戰，重新奪回至少一處盟軍灘岸。尤其是盟軍在登陸日當天並未達到他們預定的作戰目標線（依計畫康城應於登陸日占領），並且遲至一星期後，也就是六月十二日才將五個獨立的灘岸陣地連成一體，形成一個長八十公里，深入內陸十二至二十公里的狹長地帶。但是在一開始，德軍並未能認清盟軍這個弱點以及利用本身局部兵力優勢，將敵軍在灘頭分割包圍，各個殲滅，反讓盟軍成功地防衛德軍的反擊（Weinberg, 1995: 726）。特別是盟軍空降部隊雖然遭受嚴重損失，但由於德方缺乏機動預備隊，以致未能將之清除，反而使其能為己方登陸部隊提供掩護及牽制德方反擊登陸部隊。¹¹⁹

¹¹⁸ *KTB/OKW*, VII, 328-329.

¹¹⁹ *BA/MA*, N 254/10 “Die amerikanischen Luftlandungen bei der Invasion 1944 im Bereich des LXXXIV. A. K.”.

事實上，自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後，挾其強大的海空軍優勢，迫使德軍不能或很少有實施戰場轉移兵力的可能性，以致無法及時集中兵力，在攻勢方面形成局部優勢以反擊登陸盟軍。因此，德軍裝甲預備隊中的裝甲教導師與第十二 SS 裝甲師雖於六日下午近四時解除管制 (Hart, 1979: 243)，但沒有一個師能在決定性的六日當天及隨後幾天集結對盟軍灘岸進行掃蕩攻擊，已失去先機。雖然第十二 SS 裝甲師部分單位在次日上午勉強抵達戰地，但卻無法立即發動反擊，而裝甲教導師則遲至九日才參加戰鬥 (Ruge, 1979: 173-174)，那已是盟軍登陸後第三天，盟軍東部灘岸已聯結成一個長六十公里，寬十至十二公里的陣地，盟軍並有充分時間增強他們的防禦力量並建立起防線，抵抗德軍反擊。¹²⁰ 六月九日，當德軍第二十一、裝甲教導師以及第十二 SS 裝甲師對盟軍東部灘岸陣地發動聯合反擊失敗後，正說明盟軍已成功固守住灘岸陣地，不僅將縱深擴大，足以保護其登陸部隊免於德軍砲火威脅以外，並能不受干擾地繼續運載人員物資上岸。¹²¹ 而當盟軍將各灘岸陣地聯結起來時，德軍就已經失去將登陸敵軍驅趕入海的最後機會了。¹²²

很明顯，裝甲部隊由於具備高度的機動性和攻擊火力，所以是最有效的反登陸武器，同時裝甲兵力的及時運用亦具有改變登陸戰結局的最大可能性。不過由於德軍各裝甲部隊分屬不同的指揮單位，正如希特勒所做的裁示，這是一種不可能發生作用的妥協辦法。尤其是隆美爾與史維本堡兩人對於使用裝甲預備隊的意見紛歧，更加深了德方指揮結構中複雜性。即使最後決定調動裝甲預備

¹²⁰ *KTB/OKW*, VII, 313; Warlimont (1978: 458); Keegan (1982: 142); Ritgen (1998: 55). 至六月九日英軍灘岸陣地已集結 2 個裝甲旅，近 400 輛戰車。美國方面第二裝甲師先頭部隊則於六月七日已登陸奧瑪哈灘岸，九日該師全部登陸諾曼第。

¹²¹ Waddell (1994: 57-59). 同時人工港口從六月九日起分別於美軍登陸之奧瑪哈及英軍之黃金灘岸安裝。

¹²² *KTB/OKW*, VII, 325; Warlimont (1978: 458).

部隊，但是時機還是太遲了，並且由於盟國空軍的癱瘓式轟炸以及法國反抗軍的雙重破壞下，道路、橋樑的損壞程度使它們的調動受到嚴重的妨礙，因此被迫作長距離的繞道。¹²³ 在這個戰場上，盟國空軍對比德國空軍在數量上享有近三十比一的絕對優勢。正如戰前預料，裝甲部隊在進入戰場前即已蒙受相當的損失，不僅到達戰場的時間發生致命的延誤，而且規模上更是零星不完整。¹²⁴

此外，德方指揮高層對於盟軍登陸行動反應緩慢與遲疑，又因登陸當天戰場高階指揮官多不在駐地 (Ryan, 1976: 83)，與他們不相信盟軍會在如此惡劣天候下進行決定性的作戰。以及國防軍總部不願冒險將裝甲預備兵力授權予西線總部運用等事實所強化，以致虛擲寶貴的反應時間。在兵力運用上，從登陸一開始隆美爾便要求從十五軍團、不列塔尼地區以及 G 集團軍抽調步兵師及裝甲師轉用於諾曼第戰場，但均遭希特勒拒絕。數星期後雖終獲批准，但時機已遲。尤其是德軍各裝甲師以漸次方式投入戰場，因此根本無法適時集中實施機動作戰，孤立包圍並消滅登陸敵軍。也因此，德軍裝甲部隊一直無法對登陸盟軍造成嚴重的傷害，因為每當他們到達戰場的時候，敵人登陸的兵力，在強大海空軍砲火的支援之下，已足夠對德軍的攻勢發動大規模的反擊了。¹²⁵

¹²³ BA/MA, RH 21-5/50, Besprechung des Oberkommandos Panzergruppe West mit dem Oberkommando West vom 20. Juli 1944; Weinberg (1995: 726). 第二 SS 裝甲師於六月七日奉命從法國南部駐地啟程北調，全程約 720 公里，六月十八日始抵達諾曼第戰場。六月十日該師於北上行進途中於奧拉多 (Oradour-sur-Glane) 一地曾因反抗軍阻撓而殺害 642 名居民作為報復，全村僅 5 男 1 女及 1 名兒童倖免於難。另外從東線趕赴西線增援的第二 SS 裝甲軍，於六月十一日領命開拔後，直至同月二十八日始陸續抵達戰場。

¹²⁴ Harrison (1951: 408-411); Speer (1999: 365). 第一 SS 裝甲師從比利時布魯塞爾附近駐地兼程趕赴戰地，但總共花了 7 天時間才到達 300 公里外。平時以火車輸運只需 1 天時間即可抵達的巴黎。

¹²⁵ 由於掌握海上的優勢，至六月十二日止，盟軍已運抵諾曼第 326,000 名兵員，

事實上，當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地區建立起一個夠大的灘岸陣地，用以集結足夠的兵力以突破德軍的防禦線，則成功即已成定局。因為一旦當他們實現突破德軍防線之後，法國廣袤的內陸即成為盟軍機械化部隊展開廣正面攻擊的運動空間。因此，除非能在最初數小時之內把登陸敵軍趕下海去，否則缺乏機動性的德軍防禦最後必然崩潰。雖然德軍防衛作戰最初是計畫透過灘頭反擊將英美盟軍逐退，或是將盟軍灘頭分割包圍，各個殲滅。但在對方絕對空中及砲兵優勢下，當上述目標無法實現時，德方只得努力牽制敵軍並阻止其任何向內陸突破的行動。¹²⁶ 不過，希特勒對於作戰的干涉——尤其是拒絕作任何戰術性的改變以增加攻勢成功的機會、¹²⁷ 不健全的指揮結構、空軍及海軍實力的羸弱、各軍種間缺乏協調與資源分配以及陸軍任務負荷過重，最終導致德國方面防禦失敗，即使部隊堅強抵抗還是不足以彌補這些結構性缺陷。

德軍的頑強抵抗固然遲延了盟軍向法國內陸突破，但在敵人巨

54,000 輛各式車輛以及 104,000 噸軍用物資上岸。至七月底，盟軍已登陸諾曼第戰區的兵力更高達 1,560,000 餘，並以每日 20,000 公噸的速度補給物資。
盟軍登陸人員物資統計：

	人員	車輛	物資(噸)
六月十六日	557,000	81,000	183,000
六月十八日	619,000	95,000	218,000
六月三十日	850,279	148,803	570,505
八月十七日	1,873,609	394,819	---

參見 Hillgruber & Hümmelchen (1978: 216); Willmott (1989: 355); Waddell (1994: 66-68).

¹²⁶ *KTB/OKW*, VII, 320-321.

¹²⁷ *KTB/OKW*, VII, 314. 希特勒的一貫指揮模式，即是將戰場失利責任歸罪於前方將領作戰不力，因此撤換高層將領成為希氏應付戰局唯一的戰略方針。就在七月初瑟堡失守後不到一個星期，西線總司令倫德斯特及裝甲兵團司令史維本堡均遭免職。七月十七日，隆美爾亦因盟軍飛機攻擊其座車而受重傷，自此離開西線戰場。

大物資優勢的重壓下，德軍在西線的軍事失敗，只是時間問題。雙方激烈戰鬥持續近三個月之久，直至德軍棄守巴黎，諾曼第戰役始告一段落。雖然雙方在戰役期間均傷亡慘重 (Hastings, 1984: 230-243)，但是對德國而言，無論是在物資與兵員補充上，都遠較盟軍來的困難。¹²⁸ 尤其當盟軍突破德軍西線防禦線後，盟軍在法國境內的攻擊更形順暢無阻，因為此時足以對抗盟軍的德軍主力部隊——裝甲部隊幾乎早已在諾曼第戰場上消磨殆盡。¹²⁹

德軍在諾曼第戰役的失利不僅象徵著德國在法國戰場上的失敗，更暴露出德軍在西線的防衛已瀕臨崩潰邊緣，因為除了裝甲部隊，德軍在西線的大多數防衛部隊在毫無希望的戰鬥條件下幾乎都早已喪失大部分戰力，而龐大的戰爭耗損更影響德軍對盟軍後續攻勢的防禦能力，徒然增加其日後防衛西方國境的困難性，同時隨著在西線的失敗以及巨大的戰爭耗損使得德國在歐洲實施防衛作戰更難以為繼，而終導致整個戰爭機器趨向瓦解。就此意義而言，盟軍在諾曼第的登陸作戰與東線蘇軍的攻勢不啻決定了德國在歐洲戰場上最後失敗的命運，同時也使得諾曼第之役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對歐洲戰局具有關鍵性影響的戰役。

¹²⁸ *BA/MA*, RH 19 IV/44, *KTB des Oberkommandos West vom 24. Juli 1944; KTB/OKW*, VII, 326; Waddell (1994: 60-67); Weinberg (1995: 730). 據統計六月六日至七月二十三日期間，德方傷亡人數約在 110,000 人之譜，然而只獲得不到 10,000 名的人員補充。

¹²⁹ *BA/MA*, RH 19 IX/88, *Wochenmeldung der H.Gr. B vom 21. August 1944; KTB/OKW*, VII, 327.

附圖 1 諾曼第登陸戰役西線形勢圖



參考資料：Masson (1997: 548); Piekalkiewicz (1998a: 130).

附表 2 諾曼第登陸戰期間德軍西線主要指揮暨戰鬥序列表

國防軍西線總司令部 (Oberkommando West)	巴黎 (Paris)
總司令：倫德斯特元帥 (Gerd v. Rundstedt) 15.3.42-2.7.44*	解職
克魯格元帥 (Günther Kluge) 2.7.44-16.8.44*	自殺身亡
(19.7.44-16.8.44 兼 B 集團軍總司令)	
摩德爾元帥 (Walter Model) 17.8.44-3.9.44	
參謀長：布魯門提特二級上將 (Günther Blumentritt) 24.9.42-9.9.44	
B 集團軍 (Heeresgruppe B)	拉洛什 (La Roche G.)
總司令：隆美爾元帥 (Erwin Rommel) 15.7.43-17.7.44*	遇空襲負傷
克魯格元帥兼 (Günther Kluge) 19.7.44-16.8.44	
摩德爾元帥 (Walter Model) 17.8.44-21.4.45	
參謀長：史派德爾中將 (Hans Speidel) 15.4.44-5.9.44*	遭希特勒拘捕
第 7 軍團	勒曼 (Le Mans)
司令：多爾曼一級上將 (Friedrich Dollmann) 25.10.39-28.6.44*	卒於心臟病
豪瑟爾 SS 一級上將 (Paul Hausser) 28.6.44-21.8.44*	負傷
艾伯巴赫二級上將 (Heinrich Eberbach) 22.8.44-28.8.44*	被俘
布蘭登貝爾格二級上將 (Erich Brandenberger) 28.8.44-19.2.45	
參謀長：潘賽爾少將 (Max Pemsel) 1.5.43-28.7.44	
蓋爾斯多夫少將 (Rudolf-Christoph v. Gersdorff) 30.7.44-5.45	
84 步兵軍	
軍長：馬爾克斯二級上將 (Erich Marcks) 1.8.43-12.6.44*	遇空襲陣亡
曼德爾傘兵二級上將代 (Eugen Meindl) 12.6.44	
法爾巴赫二級上將 (Wilhelm Fahrmbacher) 13.6.44-16.6.44	
寇爾帝茲中將 (Dietrich v. Choltitz) 17.6.44-30.7.44	
艾爾菲爾德中將 (Otto Efeldt) 30.7.44-20.8.44*	於法萊茲投降，該軍瓦解
參謀長：克里根中校 (Friedrich v. Criegern) 12.2.44-8.44	

- 716 守備師 利希特中將 (Wilhelm Richter) 1.4.43-30.12.44
352 步兵師 克萊思中將 (Dietrich Kraiss) 6.11.43-2.8.44* 陣亡
709 守備師 史里本中將 (Karl-Wilhelm v. Schlieben) 12.12.43-26.6.44* 被俘
243 守備師 海爾密希中將 (Heinz Hellmich) 10.1.44-17.6.44* 遇空襲陣亡
克羅斯特坎普上校 (Bernhard Klosterkemper) 17.6.44-26.9.44
319 守備師 史邁托夫中將 (Rudolf v. Schmettow) 1.9.43-27.2.45
74 步兵軍
軍長：史陶伯二級上將 (Erich Straube) 22.7.43-16.12.44
參謀長：左勒上校 (Ludwig Zoeller) 5.1.44-15.12.44
77 步兵師 史泰格曼中將 (Rudolf Stegmann) 1.5.44-18.6.44* 陣亡
巴赫勒上校 (Bernard Bacherer) 18.6.44-15.8.44
266 守備師 史龐中將 (Karl Spang) 1.6.43-8.8.44
25 步兵軍
軍長：法爾巴赫二級上將 (Wilhelm Farmbacher) 15.4.42-12.6.44
寇爾帝茲中將 (Dietrich v. Choltitz) 12.6.44-16.6.44
法爾巴赫二級上將 (Wilhelm Farmbacher) 17.6.44-5.45
參謀長：巴德上校 (Robert Bader) 1.8.43-25.12.44
275 步兵師 史密特中將 (Hans Schmidt) 10.12.43-10.44
353 步兵師 馬爾曼中將 (Paul Mahlmann) 20.11.43-15.2.45
265 守備師 杜維特中將 (Walter Düvert) 1.6.43-27.7.44
343 守備師 勞赫中將 (Erwin Rauch) 1.2.44-18.9.44
軍團預備部隊
91 空運師 法萊中將 (Wilhelm Falley) 25.4.44-6.6.44* 陣亡
(歸八十四軍指揮) 克羅斯特坎普上校代 (Bernhard Klosterkemper) 6.6.44-10.6.44
科尼希上校 (Eugen König) 10.6.44-11.44 (該師另轄第2傘兵師第六團)
第2傘兵師 蘭克二級上將 (Bernhard Hermann Ramcke) 1.6.44-11.8.44
轉任布勒斯特要塞司令 12.8.44-21.9.44* 被俘
克羅少將 (Hans Kroh) 11.8.44-18.9.44* 被俘
(該師六月十三日調至法國戰場，九月二十一日於布勒斯特要塞投降)

第 2 傘兵軍

軍長：曼德爾二級上將 (Eugen Meindl) 5.1.44-8.5.45

參謀長：布勞恩史坦納上校 (Ernst Blauensteiner) 26.2.44-8.5.45

第 3 傘兵師 欣甫中將 (Richard Schimpf) 1.44-20.8.44* 負傷

第 5 傘兵師 維爾克中將 (Gustav Wilke) 4.44-15.10.44

第 15 軍團

杜關 (Tourcoing)

司令：薩爾穆特一級上將 (Hans v. Salmuth) 1.8.43-23.8.44* 解職

查根二級上將 (Gustav-Adolf v. Zangen) 23.8.44-17.4.45

參謀長：霍夫曼中將 (Rudolf Hoffmann) 1.5.42-6.11.44

89 步兵軍

軍長：紐曼中將 (Friedrich-Wilhelm Neumann) 12.1.44- 23.11.44

參謀長：烏爾利希上校 (Fritz Ulrich) 4.43-9.44

165 守備師 達瑟少將 (Wilhelm Daser) 1.2.44-17.7.44

712 守備師 紐曼中將 (Friedrich-Wilhelm Neumann) 16.4.42-
25.2.45

48 守備師 卡斯柏中將 (Karl Casper) 1.2.44-1.10.44

82 步兵軍

軍長：辛胡伯二級上將 (Johann Sinnhuber) 10.7.43-1.9.44

參謀長：蓋爾斯多夫上校 (Rudolf-Christoph v. Gersdorff)
2.44-28.7.44

47 守備師 艾爾菲爾特中將 (Otto Einfeldt) 1.2.44-30.7.44

49 守備師 馬赫爾茲中將 (Sigfried Macholz) 1.2.44-10.10.44

18 空軍守備師 特雷斯考夫中將 (Joachim v. Treskow) 1.2.44-
9.44

67 步兵軍

軍長：高瑟中將 (Alfred Gause) 1.6.44-7.6.44

維克史塔爾二級上將 (Walther v. Weikersthal) 7.6.44-
24.7.44

參謀長：謝弗上校 (Lothar Schäfer) 20.1.44-5.8.44

344 守備師 史瓦爾柏中將 (Felix Schwalbe) 27.9.42-9.10.44

348 守備師 賽法爾特中將 (Paul Seyffardt) 7.2.44-9.44

81 步兵軍

軍長：孔琛二級上將 (Adolf Kuntzen) 28.5.42-4.9.44

參謀長：維瑟上校 (Rolf Wiese) 1.2.44-4.45

245 守備師 桑德中將 (Erwin Sander) 15.9.43-6.12.44
711 守備師 萊歇特中將 (Josef Reichert) 1.4.43-14.4.45
17 空軍守備師 赫克中將 (Hanskurt Höcker) 5.11.43-28.9.44

軍團預備部隊

19 空軍步兵師 巴斯勒中將 (Erich Baeßler) 1.6.44-15.7.44
84 步兵師 梅尼中將 (Erwin Menny) 10.2.44-16.8.44
85 步兵師 齊爾中將 (Kurt Chill) 2.2.44-7.11.44
331 步兵師 傅爾巴赫中將 (Heinz Furbach) 1.11.43-25.6.44
326 守備師 德拉畢希 - 魏希特中將 (Viktor v. Drabich-
Waechter) 1.6.43-2.8.44* 陣亡
346 守備師 狄斯特中將 (Erich Diestel) 1.10.42-12.10.44
182 守備師 巴爾策中將 (Richard Baltzer) 25.3.44-1.3.45

駐荷蘭指揮部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88 步兵軍

軍長：萊恩哈爾德二級上將 (Hans-Wolfgang Reinhardt) 1.7.42-
21.12.44
參謀長：愛歇特 - 維爾斯道爾夫上校 (Curt v. Eichert-Wiersdorff)
26.6.42-30.9.44
347 守備師 提里倫貝爾格中將 (Wolf Trierenberg) 10.12.43-
24.4.45
719 步兵師 瓦勒少將 (Carl Wahle) 15.2.44-1.8.44
16 空軍守備師 西弗斯少將 (Karl Sievers) 5.11.43-25.7.44

西線裝甲兵團司令部 (Panzergruppe West, 八月五日起改稱第五裝甲軍團)

巴黎 (Paris)

司令：史維本堡二級上將 (Geyr v. Schweppenburg) 24.1.44-2.7.44*
遇空襲負傷
艾伯巴赫二級上將 (Heinrich Eberbach) 2.7.44-22.8.44
狄特利希 SS 一級上將兼 (Josef Dietrich) 23.8.44-9.9.44
曼陶斐爾二級上將 (Hasso v. Manteuffel) 10.9.44-9.3.45
參謀長：達萬斯少將 (Ritter und Edler v. Dawans) 24.1.44-11.6.44*
遇空襲陣亡
高瑟中將 (Alfred Gause) 10.6.44-10.9.44

47 裝甲軍

軍長：馮克二級上將 (Hans v. Funck) 5.3.44-3.9.44

參謀長：萊恩哈爾德上校 (Walter Reinhard) 21.6.42-9.44

第 2 裝甲師 呂特維茲中將 (Heinrich v. Lüttwitz) 1.2.44-4.9.44

第 17 SS 裝步師偵察營

276 步兵師 巴汀斯基中將 (Curt Badinski) 10.12.43-21.8.44

被俘 (六月下旬編入該軍)

第 1 SS 裝甲軍 (登陸戰初期曾歸第七軍團節制)

軍長：狄特利希一級上將 (Josef Dietrich) 27.7.43-24.10.44

參謀長：凱勒中校 (Baldur Keller) 6.44-3.45

21 裝甲師 弗以希庭格中將 (Edgar Feuchtinger) 8.5.44-24.1.45

(該師自登陸日起曾配屬於 84 步兵軍)

第 1 SS 裝甲師 維許少將 (Theodor Wisch) 22.10.43-20.8.44

第 12 SS 裝甲師 維特少將 (Fritz Witt) 22.10.43-14.6.44* 陣亡

邁爾少將 (Kurt Meyer) 16.6.44-6.9.44

裝甲教導師 拜耳蘭中將 (Fritz Bayerlein) 10.1.44-20.1.45

716 守備師 利希特中將 (Wilhelm Richter) 1.4.43-7.9.44 (六月

九日起配屬該軍)

第 2 SS 裝甲軍

軍長：豪瑟爾二級上將 (Paul Hausser) 1.6.42-28.6.44* 負傷

畢特利希二級上將 (Wilhelm Bittrich) 10.7.44-8.5.45

參謀長：史托萊少校 (Hans-Joachim Stolley) 6.44-45

第 9SS 裝甲師 畢特利希中將 (Wilhelm Bittrich) 10.12.43-9.7.44

繆勒上校 (Thomas Müller) 10.7.44-15.7.44

史塔德勒准將 (Sylvester Stadler) 15.7.44-31.7.44*

負傷

波克准將 (Friedrich-Wilhelm Bock) 1.8.44-10.10.44

第 10 SS 裝甲師 哈邁爾少將 (Heinz Harmel) 27.4.44-8.5.45

86 步兵軍 (原屬第一軍團，六月二十一日起歸西線裝甲兵團節制)

軍長：歐布斯菲爾德二級上將 (Hans v. Obstfelder) 28.8.43-30.11.44

參謀長：維斯曼上校 (Helmuth v. Wissmann) 23.11.42-15.12.44

346 守備師狄斯特中將 (Erich Diestel) 1.10.42-12.10.44 (調自 15 軍

團)

272 步兵師沙克中將 (Friedrich-August Schack) 5.12.43-3.9.44 (調自

19 軍團)

711 守備師萊歇特中將 (Josef Reichert) 1.4.43-14.4.45 (調自 15 軍團)

空軍第三航空司令部 (Luftflotte 3)

巴黎 (Paris)

司令：史培爾勒元帥 (Hugo Sperrle) 1.9.39-18.8.44 解職
戴斯洛赫一級上將 (Otto Deßloch) 18.8.44-22.9.44
參謀長：普洛赫中將 (Hermann Plocher) 1.10.43-26.9.44
第 2 飛行軍 布婁維爾斯中將 (Alfred Bülowius) 12.6.43-30.6.44
克蘭拉特中將 (Kurt Kleinrath) 7.44-1.9.44
第 9 飛行軍 佩爾茲少將 (Dietrich Peltz) 26.8.43-12.11.44
第 10 飛行軍 侯勒中將 (Alexander Holle) 8.42-7.44 (防區位在法國西南部)
第 2 戰鬥機飛行軍 容克中將 (Werner Junck) 15.9.43-30.6.44
布婁維爾斯中將 (Alfred Bülowius) 1.7.44-15.10.44
第 3 防砲軍 皮克特二級上將 (Wolfgang Pickert) 25.5.44-20.3.45
13 防砲師 沙勒少將 (Max Schaller) 1.3.44-6.10.44
16 防砲師 德意志少將 (Friedrich-Wilhelm Deutsch) 30.4.44-9.2.45

海軍西線司令部 (Marinegruppenkommando West)

巴黎 (Paris)

司令：克蘭克二級上將 (Theodor Krancke) 20.4.43-19.10.44
海峽岸防指揮部：李佛中將 (Friedrich Rieve) 11.5.43-8.9.44
海軍警備部隊指揮部：布羅寧少將 (Erich A. Breuning) 1.6.43-25.9.44
參謀長：霍夫曼少將 (Karl Hoffmann) 11.2.43-19.10.44
塞納 - 索穆河地區指揮部：特雷斯考夫少將 (Hans-Udo v. Tresckow) 13.8.42-12.9.44 被俘
諾曼第地區指揮部：韓內克少將 (Walter Hennecke) 4.4.43-26.6.44* 被俘
驅逐艦隊指揮部：克萊史少將 (Leo Kreisch) 6.43-9.44
魚雷快艇部隊：彼德森上校 (Rudolf Petersen) 3.43-10.44

參考資料：Schmitz & Thies (1987)；Mehner (1993)；Chandler & Collins (1994)；Sakkers (1998)。

附表 3

德軍駐防於西線之裝甲兵力 (計 10 個裝甲師, 含 1 裝甲步兵師), 其配置地區由北而南如下:

配屬於 15 軍團作戰地境內	杜關 (Tourcoing)
第 1 SS 裝甲師 維許少將 (Theodor Wisch) 22.10.43-20.8.44 (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北郊)	
第 12 SS 裝甲師 維特少將 (Fritz Witt) 22.10.43-14.6.44*	陣亡
邁爾少將 (Kurt Meyer) 16.6.44-6.9.44	
第 2 裝甲師 呂特維茲中將 (Heinrich v. Lüttwitz) 1.2.44-4.9.44	
裝甲教導師 拜耳蘭中將 (Fritz Bayerlein) 10.1.44-7.2.45	
第 116 裝甲師 史維林中將 (Gerhard v. Schwerin) 1.5.44-16.9.44	
配屬於第 7 軍團作戰地境內	勒曼 (Le Man)
第 21 裝甲師 弗以希庭格中將 (Edgar Feuchtinger) 8.5.44-24.1.45	
配屬於第 1 軍團作戰地境內	波爾多 (Bordeaux)
司令: 歇瓦樂利二級上將 (Kurt v. Chevallerie) 2.6.44-5.9.44	
第 11 裝甲師 維特斯漢少將 (Wend v. Wietersheim) 10.8.43-15.4.45	
第 17 SS 裝步師 歐斯頓道爾夫少將 (Werner Ostendorff) 26.11.43-15.6.44*	負傷
賓格上校 (Otto Binge) 17.6.44-20.6.44	
鮑恩准將 (Otto Baum) 20.6.44-23.10.44 (該師六月十日調至諾曼第戰場歸八十四軍指揮)	
配屬於第 19 軍團作戰地境內	亞威農 (Avignon)
司令: 索登史頓二級上將 (Georg v. Sodenstern) 26.8.43-24.6.44	
維瑟二級上將 (Friedrich Wiese) 29.6.44-15.12.44	
第 9 裝甲師 約拉瑟少將 (Erwin Jolasse) 27.11.43-8.9.44	
第 2 SS 裝甲師 拉默汀少將 (Heinz Lammerding) 23.12.43-26.7.44*	負傷
提克森中校 (Christian Tychsen) 26.7.44-28.7.44*	陣亡
鮑恩准將兼 (Otto Baum) 28.7.44-23.10.44	

註：

1944 年間德國裝甲機動兵力統計表

	裝甲師	裝步師	
陸軍	29*	12	*番號：1-27, 116, 裝甲教導師
黨衛軍	7**	6	**番號：1, 2, 3, 5, 9, 10, 12/4, 11, 16-18, 23
空軍	1***	0	***即戈林師 (Hermann Göring)
	37	18	55

參考資料: Schmitz & Thies (1987); Mehner (1993).

附表 4 一九四四年美德步兵師/裝甲師人員裝備對照表

	(美) 步兵師	(美) 裝甲師	(德) 步兵師	(德) 裝甲師
人員	15786	11581	12700	13700
步兵	8800	4700	5500	5200
機關槍	950	940	656	1231
反坦克火箭筒	663	669	108	-
迫擊砲	145	94	163	72
牽引反戰車砲	93	-	21	-
自走砲	-	36	12	44
榴彈砲	70	54	78	54
野戰砲	-	-	12	82
裝甲車	49	80	-	35
戰車	76	307	- *	103-126
卡車及輕型車輛	1560	1496	615	2685
馬牽引車輛	-	-	1466	-

* 裝甲步兵師則配備 48 輛各式戰車。

參考資料：Millett & Maslowski (1994: 468)；U. S. War Department (1995: 88-89).

參考文獻

-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BA/MA)*
RH 19 Oberkommandos der Heeresgruppen
IV: Heeresgruppe D/Oberbefehlshaber West
IX: Heeresgruppe B
RH 21 Panzerarmeeoberkommandos
5: Panzergruppe West/5. Panzerarmee
R 50 I: Organisation Todt
N 117: Nachlaß Erwin Rommel
N 254: Nachlaß Geyr von Schweppenburg
- Die Berich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1939-1945*. Vol. III (1988). München: Verlag für Wehrwissenschaften.
- Krie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Vol. VII). (1996). Ed. P. E. Schramm. München: Weltbild.
- U. S. War Department. (Ed.). (1995). *Handbook on German Military Forces*.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P.
- Absolon, R. (1980). Das Offizierkorps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5-1945. In Günther Franz (Ed.), *Das deutsche Offizierkorps 1860-1960* (pp. 247-268).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 Absolon, R. (1995). *Die Wehrmacht im Dritten Reich* (Vol. VI).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Verlag.
- Ambrose, S. E. (1994). *D-Day June 6, 1944 : The Climactic Battle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Bekker, C. (1999). *Die Kriegsmarine: Das Schicksal der deutschen Kriegsmarine 1939 bis 1945*. Kalgenfurt: Kaiser.
- Below, N. v. (2001). *At Hitler's Side: The Memoirs of Hitler's Luftwaffe Adjutant 1937-1945*. London: Greenhill.
- Boberach, H. (Ed.). (1968).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Auswahl aus den geheimen Lageberichten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9-1944*. München: dtv.
- Boog, H., Krebs, G., & Vogel, D. (Eds.). (2001).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Vol. VII). Stuttgart: DVA.
- Brown, Anthony C. (1976). *Bodyguard of Lies*. New York: Harper & Row.

- Carell, P. (1997). *Sie kommen—Die Invasion 1944*. Berlin: Ullstein.
- Chandler, D. G. & Collins, J. L. Jr. (Eds.). (1994). *The D-Day Encyclopedia*.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Cooper, M. (1981). *The German Air Force 1933-1945*. London: Jane's.
- Domarus, M. (1988). *Hitler: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Vol. IV). Leonberg: Pamminger.
- Fleischer, W. (1997). *Das letzte Jahr des deutschen Heeres 1944-1945*. Wölfersheim: Podzun-Pallas.
- Fleischer, W., & Eiermann, R. (1997). *Das letzte Jahr der Waffen-SS*. Wölfersheim: Podzun-Pallas.
- Franz, G. (Ed.). (1980). *Das deutsche Offizierkorps 1860-1960*. Boppard am Rhein: Harald Boldt.
- Fuller, J. F. C. (1987).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 From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Vol. III). New York: Da Capo.
- Funk, A. L. (1992). *Hidden Ally: The French Resistance, Special Operations and the Landings in Southern France 1944*. Westport: Greenwood.
- Görlitz, W. (Ed.). (1998). *Generalfeldmarschall Keitel: Erinnerungen, Briefe, Dokumente des Chefs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Schnellbach: Bublies.
- Groehler, O. (1981). *Geschichte des Luftkriegs 1910 bis 1980*. Berlin: Militärverlag.
- Gruchmann, L. (1995). *Der Zweite Weltkrieg: Kriegführung und Politik*. München: dtv.
- Guderian, H. (1998). *Erinnerungen eines Soldaten*. Stuttgart: Motorbuch.
- Hahn, F. (1998). *Waffen und Geheimwaffen des deutschen Heeres 1933-1945* (Vols. I-II). Bonn: Bernard & Graefe.
- Harrison, G. A. (1951). *The European Theater of Operations: Cross-Channel Attack*.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 Hart, B. H. Liddell. (1978).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 Hart, B. H. Liddell. (1979). *The German Generals Talk: Startling Revelations from Hitler's High Command*. New York: Quill.
- Hartcup, G. (1977). *Code Name MULBERRY: The Planning, Build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Normandy Harbours*. 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 Hastings, M. (1984). *Overlord: D-Day and the Battle for Normand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Heiber, H. (Ed.). (1962). *Hitlers Lagebesprechungen: Die Protokollfragmente seiner militärischen Konferenzen 1942-1945*. Stuttgart: DVA.
- Henke, K-D. (1996). *Die amerikanische Besetzung Deutschlands*. München: Oldenbourg.
- Hillgruber, A. (1977). *Deutsche Großmacht- und Weltpolitik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 Düsseldorf: Droste.
- Hillgruber, A., & Hümmelchen, G. (1978). *Chronik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Kalendarium militärischer und politischer Ereignisse 1939-1945*. Düsseldorf: Droste.
- Hofer, W. (Ed.). (1997).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 1933-1945*. Frankfurt/M.: Fischer.
- Hoffmann, P. (1998). *Stauffenberg und der 20. Juli 1944*. München: Beck.
- Hubatsch, W. (1999). *Hitlers Weisungen für die Kriegführung 1939-1945: Dokumente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Erlangen: Karl Müller.
- Hümmelchen, G. (1996). *Die deutschen Schnellboote im Zweiten Weltkrieg*. Hamburg: Mittler.
- Irving, D. (1977). *Hitler's War*. New York: Viking.
- Isby, D. C. (Ed.). (2000). *Fighting the Invasion: The German Army at D-Day*. London: Greenhill.
- Keegan, J. (1982). *Six Armies in Normandy*. New York: Viking.
- Krause, M. (1997). *Flucht vor dem Bombenkrieg: Umquartierungen im Zweiten Weltkrieg und die Wiedereingliederung der Evakuierten in Deutschland 1943-1963*. Düsseldorf: Droste.
- Kühn, V. (1997). *Torpedoboote und Zerstörer im Einsatz 1939-1945*. Stuttgart: Motorbuch.

- Kurowski, F. (1999). *Krieg unter Wasser: U-Boote auf den sieben Meeren 1939-1945*. Klagenfurt: Kaiser.
- Lewin, R. (1981). *Entschied Ultra den Krieg? Die alliierte Funkaufklä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T. Fuchs, Trans.). Koblenz: Wehr und Wissen.
- Luck, H. v. (1991). *Panzer Commander: The Memoirs of Colonel Hans von Luck*. New York: Dell.
- Ludewig, J. (1994). *Der deutsche Rückzug aus Frankreich 1944*. Freiburg: Rombach.
- Magenheimer, H. (1997). *Die Militärstrategie Deutschlands 1940-1945: Führungsentschlüsse, Hintergründe, Alternativen*. München: Herbig.
- Manstein, E. v. (1998). *Verlorene Siege*. Bonn: Bernard & Graefe.
- Masson, P. (1997). *Die deutsche Armee: Geschichte der Wehrmacht 1935-1945*, (A. Kageneck, Trans.). München: Herbig.
- Mehner, K. (1993). *Die deutsche Wehrmacht 1939-1945*. Norderstedt: Patzwall.
- Millett, A. R., & Maslowski, P. (1994). *For the Common Defense: 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 of America*. New York: Macmillan.
- Murray, W. (1992). Reflections on the Combined Bomber Offensive.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1: 73-94.
- Neitzel, S. (1995). *Der Einsatz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über dem Atlantik und der Nordsee 1939-1945*. Bonn: Bernard & Graefe.
- Neitzel, S. (1996). Der Kampf um die deutschen Atlantik- und Kanalfestungen und sein Einfluß auf den alliierten Nachschub während der Befreiung Frankreichs 1944/1945.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55: 381-430.
- Ose, D. (1985). *Entscheidung im Westen: Der Oberbefehlshaber West und die Abwehr der alliierten Invasion*. Stuttgart: DVA.
- Overmans, R. (1999). *Deutsche militärische Verluste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Oldenbourg.
- Padfield, P. (1999). *Der U-Boot-Krieg 1939-1945*. Augsburg: Weltbild.

- Patton, G. S. (1996). *The Patton Papers 1940-1945*. Ed. M. Blumenson. New York: Da Capo.
- Piekalkiewicz, J. (1998a). *Die Invasion: Frankreich 1944*. Augsburg: Weltbild.
- Piekalkiewicz, J. (1998b). *Spione, Agenten, Soldaten: Geheime Kommandos im Zweiten Weltkrieg*. München: Herbig.
- Pimlott, J. (1998). *Die Luftwaffe: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uftwaffe im Zweiten Weltkrieg*. Klagenfurt: Kaiser.
- Porezag, K. (1997). *Geheime Kommandosache: Geschichte der V-Waffen und geheimen Militäraktion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an Lahn, Dill und im Westerwald*. Wetzlar: Wetzlardruck.
- Reuth, R. G. (Ed.). (1992). *Joseph Goebbels Tagebücher, Vol. V: 1943-1945*. München: Piper.
- Reynolds, M. (1998). *Steel Inferno: 1st SS Panzer Corps in Normandy*. New York: Dell.
- Richter, K. C. (1997). *Die bespannten Truppen der Wehrmacht*. Stuttgart: Motorbuch.
- Ritgen, H. (1998). *Westfront 1944*. Stuttgart: Motorbuch.
- Rommel, E. (1982). *The Rommel Papers*. Ed. B. H. L. Hart. New York: Da Capo.
- Rostow, W. W. (1997). *Pre-Invasion Bombing Strategy: General Eisenhower's Decision of March 25, 1944*. Upland: Diane.
- Ruge, F. (1979). *Rommel in Normandy* (U. R. Moessner, Trans.). London: MacDonald.
- Ryan, C. (1976). *Der längste Tag: Normandy 6. Juni 1944* (A. Himmel, Trans.). Klagenfurt: Kaiser.
- Sackers, H. (Ed.). (1998). *Normandie: 6. Juni 1944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Kriegstagebücher*. Osnabrück: Biblio.
- Salewski, M. (Ed.). (1995). *Kriegsjahr 1944*. Stuttgart: Steiner.
- Salewski, M. (1998). *Deutsche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Darmstadt: Wiss. Buchges.
- Schlie, U. (Ed.). (1999). *Albert Speer: Alles, was ich weiss*. München: Herbig.
- Schmitz, P., & Thies, K-J. (1987). *Die Truppenkennzeichen der*

- Verbände und Einheiten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und Waffen-SS und ihre Einsätze im Zweiten Weltkrieg 1939-1945* (Vol. I). Osnabrück: Biblio.
- Seidler, F. W. (1993). *Fahnenfulcht: Der Soldat zwischen Eid und Gewissen*. München: Herbig.
- Speer, A. (1999). *Erinnerungen*. Frankfurt/M.: Ullstein.
- Speidel, H. (1949). *Invasion 1944: Ein Beitrag zu Rommels und des Reiches Schicksal*. Tübingen: Rainer Wunderlich.
- Stein, G. H. (1978). *Geschichte der Waffen - SS*. Düsseldorf: Droste.
- Umbreit, H. (Ed.). (1998). *Invasion 1944*. Hamburg: Mittler.
- Umbreit, H. (et al., Eds.). (1999).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 (Vol. V/2). Stuttgart: DVA.
- Waddell, S. R. (1994). *United States Army Logistics: The Normandy Campaign, 1944*. London: Greenwood.
- Warlimont, W. (1978). *Im Hauptquarti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39-1945*. München: Bernard & Graefe.
- Wegmüller, H. (1986). *Die Abwehr der Invasion: Die Konzeption des Oberbefehlshabers West 1940-1944*. Freiburg: Rombach.
- Wegner, B. (1997). *Hitlers politische Soldaten: Die Waffen-SS 1933-1945*. Paderborn: Schöningh.
- Weinberg, G. L. (1995). *Eine Welt in Waffen: Die globale Geschichte des Zweiten Weltkriegs* (H. Dierlamm et al., Trans.). Stuttgart: DVA.
- Williamson, G. (1998). *Die SS: Hitlers Instrument der Macht*. Klagenfurt: Kaiser.
- Willmott, H. P. (1989). *The Great Crusade: A New Complet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 Zentner, C. (Ed.). (1994). *Der Zweite Weltkrieg: Daten, Fakten, Kommentare*. Rastatt: Moewig.

The German Defensive Operation during the Normandy Campaign

Chern Chen

Abstract

At the Tehran Conference in November 1943, the Allies agreed on the timing of the cross-Channel invasion of German-occupied Western Europe. The most grand-scale amphibious landing in human history began with Allied forces landing on the Normandy coast on D-Day (6 June 1944).

Facing the Allied Invasion were German troops waiting and preparing for the inevitable confrontation. However, despite the coastal barricades and fortifications, the German Army could not repulse the Allied landing and the subsequent break-through. The reasons behind the failure of the German defense were diverse: primarily, armored reserves were located so far from the coast that they were unable to immediately intervene in the fighting against the enemies for the first days. Furthermore, the Allied superiority in the air and at sea, the confusion of the German high command system and the difference of German operational command for the anti-Invasion defense, turned the German counteroffensive into a resounding defeat.

The Normandy campaign was not only a decisive battle in World War II, but also a fundamental turning point in the war. It quickly changed into a bitter German defeat turned the tide toward the German decline.

Key Words: the Tehran Conference, Amphibious landing, Armored reserves, Operational command